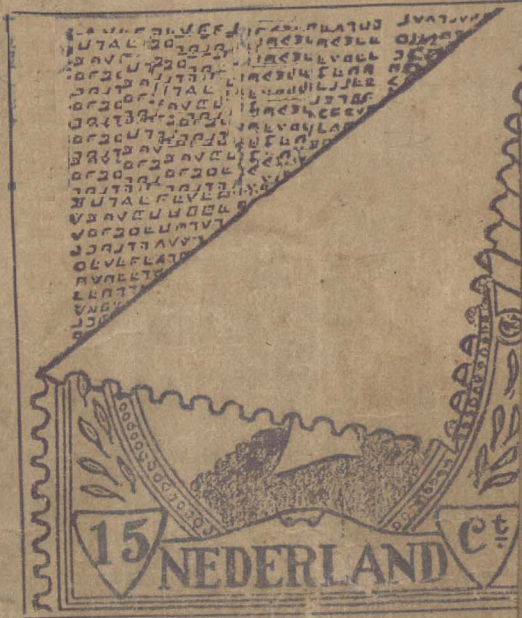


國際謀橫行的毒票



時事問題叢書

國際時事研究會編

時 事 問 題 小 叢 書

間 諜 橫 行 的 世 界

國 際 時 事 研 究 會 編



一 般 書 店

總 經 售

時事問題小叢書

本叢書站在嚴正立場，有系統的提供非常時的時事知識，是戰時最豐富的文化食糧。

第一輯十二冊★每週出版一冊

統一戰線下的中國共產黨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間諜橫行下的世界

每冊實價二角

世界和平的保障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中日戰爭的回顧與前瞻

每冊實價一角八分

未來日蘇大戰的透視

近刊

國際風雲中的人物

近刊

間諜橫行的世界

每冊實價二角八分

編輯兼發行

國際時事研究會

總經理 一册書店

特約經售

香港皇后大道中
大公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間諜橫行的世界

一 間諜的歷史

國際間諜之史的考察.....莫斯科新聞報(一)

歐戰期間的間諜.....Thomas Gevanlock(五)

海底間諜祕史.....星期六郵報(一〇)

二 各國間諜組織及工作概況

蘇聯政治密探隊.....W. C. White(一五)

日本間諜工作的發展.....莫斯科新聞報(三)

德國的密探.....J. L. Spivak(一八)

美國的勞工間諜網.....Leo Huberman(三二)

三 國際間諜戰

威脅蘇聯的德國間諜.....S. Urianov(三七)

德國在西班牙的間諜機關.....H. G. Engelbrecht (四)
日本間諜網密佈遠東.....莫斯科真理報 (五)
間諜橫行下的美國.....T. M. Johnson (五)

四 日本間諜在中國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方秋葦 (六)
日本在華的偵探.....中國導報 (六)
日本在華北的間諜工作.....N. 郭洛文 (七)
赤色外蒙潛行記.....布利秋 (七五)
日本松室少將的祕密情報.....密勒氏評論報 (八〇)
日本在華特務工作報告書.....莫斯科真理報 (八四)
鄭州特務機關案的文證.....上海新聞報 (八八)

五 未來的假想

未來在帝都活動的某國間諜.....上野三郎 (九三)

一 間諜的歷史

國際間諜之史的考察

莫斯科新聞報

資產階級之歷史家，對於間諜機關之惡行力守緘默。故紐約出版羅威之間諜史一書，乃見特色。作者羅威於世界大戰時期曾任美國軍事偵探，戰後又專門研究間諜問題，於此問題曾發表數種著作。間諜史乃其多年研究之結果，其中並有豐富之事實和材料。

羅威在其七百頁之巨著中，對於亞歷山大馬其頓及羅馬帝國之掠奪戰爭起至現代止之間諜史會加敘述。最有趣味者乃關於現代間諜史之一部分。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戰爭時期，間諜已有特殊發展。其時巴黎已充塞保皇黨之暗探及英國之偵探。保皇黨首領桑結巴茨，曾用收買方法從內部破壞法國革命政府機關，其最善之方法爲怠工。將其部屬任巴黎運輸機關主腦，會使法國首都之供養斷絕。

然幼稚之法國資產階級亦不遜敵人。拿破崙之偵察部長福照會使歐洲各國當局咋舌。當法奧戰爭時，法國間諜蘇列密司特，會化裝匈牙利軍官，取得維也納皇室之信仰。供職於奧國將軍馬克探

刺法國軍隊調動之消息，然其所供給者乃拿破崙參謀部所偽造之消息與文件。當烏爾姆之嚴重時期，蘇列密可達曾使馬克相信法軍完全潰退，結果馬克陷其計中，曾隨帶自己軍隊投降拿破崙。

十九世紀中，歐洲間諜舞台上執牛耳者乃俾斯麥之台柱維廉·史蒂白。俾斯麥曾召史蒂白任德國間諜主腦。彼乃以普魯士官僚之方法而任事。

法國曾被史蒂白之間諜網所密佈。法國陸軍部長結西涉之愛人高娜公主，亦領史蒂白之薪俸者也。另一法國陸軍部長麥爾士將軍，則將史蒂白之間諜溫德爾收爲御者。麥爾士時常指揮法國佈置，同時加以討論，而所乘者乃間諜溫德爾所駕之車。

史蒂白在職之時，德國間諜活動極爲寬泛。其曾收買接近德國之各國（奧匈及瑞士等國）日耳曼人報紙。彼曾投巨資以建築旅社，歐洲各大城市之較好旅社一時皆爲德人所有。此種旅社之職員皆曾經過史蒂白訓練。

德國間諜之破壞行爲，亦使法國設立廣大之反間諜網，由「參謀本部第二科」指揮。英國陸軍少校格利菲茨當時至法國，其回憶錄中謂該處隨時隨地可遇間諜，在旅社、戲院各色人等中均有之。

美國之「聯邦秘密工作」作俑者爲平克頓。「秘密工作」未能保障一八六五年曾被布沙刺殺之美國總統林肯之生命。布沙乃南部奴隸制之支持者，據若干消息所傳，林肯被刺案中竟有紐約資本家參與。

羅威於其著作中曾極力注意沙俄之保安隊。其間諜照片中最出色者爲亞涉夫之照片。

日本之間諜於一九〇五年時已超過沙俄之偵探。日本軍官稱中國人及高麗人，化裝漁夫、理髮匠、小販、僕役、苦工，潛入俄國遠東。彼輩會充旅順築防之苦工，自然日本將領於此種防務會加以詳細研究。日本偵探機關會於滿洲貧民中挑選多人以任沙皇戰隊後方之密探。日本間諜之此種活動未遭沙皇方面必要之打擊，對於日俄戰爭之結果不無影響。

然而沙皇偵探有時亦使敵受愚。例如，沙皇會取用奧匈軍事偵探長列德爾，後來升之爲不拉格軍區參謀長。列德爾會提供奧軍之密令、人數、動員計劃等。於文件中且會提供奧匈進攻塞爾維亞之詳細計劃。奧國派入俄國之密探，均爲俄國當局所悉。

列德爾之背叛終爲奧國檢查所發現，於維也納郵局會破獲國外來信二件，皆係大批款項。會佈眼線以追究秘密匯兌之領取人，列德爾上尉乃該款領取人。叛徒已承認一切，當晚即以手槍自殺。其時世界漸近大戰。各國準備大戰之時，會破獲敵人在後方之間諜。大半偵探均會得到命令，當砲聲未發以前，不准有積極活動。此種組織間諜之方法，乃保障其幹部，使其活動有最大之代價。

然未能經常保障間諜幹部至軍事行動開始之時，例如德國在英國之間諜，幾乎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已全體被捕。二十一名間諜均已落網，其餘則亡命國外。德國在英國之間諜系統之所以被破獲者，乃因其官僚結構之故。柏林與英國一切間諜之通訊，均由設立倫敦市之德人理髮店轉交。當

英國之反間諜破獲該理髮匠時，由其通訊而明白一切德國間諜之名單。然英國偵探不欲驚動，以免德人於戰前改組在英國之間諜網。

於是英國乃爲大戰時後方無敵人間諜之唯一國家。

世界大戰之信號乃一恐怖行動：塞爾維亞之恐怖黨人甫林茨刺殺奧太子。

德人加爾羅蒂至英欲恢復已破壞之間諜機關，而被捕槍決。林特倫上尉曾於美國組織各種恐怖行動，欲按照柏林之指令，破壞美國對協約國供給軍事材料。結果被囚於亞特蘭特牢中多年。英國勞倫司上校及德國瓦司姆司均潛伏於近東。

間諜機關均會大肆利用與敵國政府及軍事要人接近之冒險女流。世界市儈報會一時傳述舞女馬特哈麗之韻事，彼係受德國偵探之託而爲法國陸軍部長之愛人，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其時德國首先採用毒氣作戰。最初所用毒氣及用瓶裝，其放發有賴於氣候，不可謂爲佳品。協約國於是發生一問題：德人將如何改良毒氣之使用。劉雪託（法國間諜）對此問題得獲得答案。

劉雪託用德國護照經過瑞士而至萊茵區，其於該處見無數載貨車運毒氣瓶至愛森之克摩伯工廠。該間諜於當地啤酒酒店認識工廠門警，因門警飲啤酒之故，信口胡言，謂克摩伯廠將以毒物裝入砲彈中。劉雪託爲激動對話人起見，謂毒物不能裝入砲彈，並以二千馬克爲賭。輕信之門警遂中其計，並請劉雪託參觀新彈之試用。試驗之時，德皇維廉親至愛森兵房，侍從甚衆，而劉雪託則於距射擊稍

遠之處注意觀察。尤有甚者，該門警會以新彈之碎片一枚授與劉雪託以爲「紀念」。

另一法國間諜維格爾，係阿爾薩斯人，曾長期任德國總司令部下之衛隊。然其地位至苦，其所得之消息常不能傳出。

戰爭會犧牲大批間諜幹部。間諜與暗探之積極工作期間通常至爲有限。且暗探機關對於無用之暗探常置不理，將其送諸敵國當局。故一切間諜與暗探常被槍決，至少亦身陷囹圄。

現在新大戰復威脅人類，愈近戰爭，則愈需間諜暗探及喇徒。羅威之結論中云：「今日復遭戰爭威脅……現代間諜暗探及其他暴徒實踐與陰謀，較任何時爲甚也。」

歐戰期間的間諜

Thomas Gewanlock

提起「軍事情報」幾個字，我們就會想到一些身披黑色大氅，頭戴黑色垂邊帽，奉着密令趕火車的晦氣色面孔的紳士，以及躲在軍部密室裏，埋頭於黑皮書的年逾不惑的專家。

所謂軍事情報，其任務即在源源向本國軍隊報告敵軍前線後面的一切虛實——對方國內情況如何，敵軍組織、實力與陣線如何，大砲和機關槍配置在甚麼地方，打算如何行動，是氣餒呢還是懷着希望？疲憊呢還是業已休養復元？以及其他的消息。與這工作相輔而行的有陸上與空中的偵察，斥候隊與巡察隊，俘虜、逃兵與間諜，聽音機與據獲的文件。

斥候員與偵察員既探得所担任區域內的情形，即用電話報告。若電話綫損壞，則或派專人，或親自回到他們所隸屬的情報總部。報告送到時，由一情報官批讀並審定其價值，同時有一翻譯員助他翻譯由敵方偷來的文件。

情報官把這些報告審訂好了，編纂成文，名爲「情報撮要」，用打字機打出來，或排印出來，插入詳明地圖與飛機照片，然後再飛速分送到指定的地點。

通常稱爲間諜的「國外通訊員」，老遠由敵軍後方寄來他們的見聞記錄；軍事連絡員傳帶英意各情報局發出的緊急新聞。同時又有一機關，名爲反間諜部，其主要任務在偵查敵方間諜的行爲，盡力加以阻撓，不讓他們輕易探到消息。

刺探勁敵的虛實，就在平時也極其困難。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軍隊所以能迅速侵入法境，致法國土地久被占領，結局幾乎不可收拾，就是因爲法國軍事情報部在開戰之前，不能探得德軍的虛實。

法國情報人員也曾料到德軍要假道比利時，但以爲只是一小部分兵力。他們滿心以爲主力的攻擊會從凡爾登、南錫、厄比納、爾線發動，他們計算德軍決調不出充分部隊在比利時作大規模軍事行動。許多年來，關於德國常備軍的人數，他們都有正確的統計，估量它立時能編成五十至六十師團。

法國軍部以爲德國不能立刻派遣巨大的軍隊，乃據定策略第十七，聯貝爾福特與凡爾登爲一線，攻入德國。這樣一來，法軍主力自然撤開了比利時，集中於東南面，幾乎任此面的德軍長驅直入。要

不是法國軍隊在最後關頭上拚命由側面挺進，英國援軍及時趨到，同時德軍又犯了嚴重的錯誤，一八一四年的法國真是不堪設想哩。

由此看來，在大戰之前，德國祕密間諜組織的效率，比之法國或英國皆有過無不及。然而，大戰開始後，交戰國間正常的交通線全部切斷，德國間諜的活動就逐步衰落下去。而協約國的間諜組織則日益嚴密。

這種有利於協約國的轉變，大半是由於協約國有一大片領土落在敵軍前線後面，那上面住着法國與比利時的人民，他們當然同情於協約國。還有一件事也給協約國間諜不少方便，就是比利時被德軍占領的部分，昆連着中立國波蘭的國境。

德國的條頓血統的間諜在協約國後方很容易引人注目，而且不會有中立的國境（除去瑞士），讓他們寫寫意意地躲着和德國通消息，法國與比利時的間諜則不然，他們能够混在德軍後方的國人中祕密工作着，而且能把消息傳到鄰近的荷蘭。

協約國間諜偷渡德領、比利時與荷蘭之間的電網防綫，遠不如德國間諜偷渡協約國領域與荷蘭之間的北海那樣困難。而只要到了荷蘭（對於雙方間諜一體優待的一個國家）任何間諜當然都不難把消息由正常的路線傳到本國的總部。

戰事着着進展，英國的祕密間諜部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在荷蘭的鹿特丹成立了一個龐

大的組織，附有許多總機關。他們統轄着該區域內的協約國間諜，而法國則比較偏重於瑞士區域，這地方恰巧不大適合間諜事業的發展。但這兩國如何分配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是同盟國，而且英國方面的主持者大半不是法國人便是比利時人。

英國人的間諜組織是這樣的：它有無數不相連屬的通訊鏈索將消息傳入荷蘭境內，因此一根鏈索被德軍發覺而割斷了的時候，絕不會洩漏另一根鏈索。至少總有幾條通訊線可以繼續下去的。然而要把消息及時通知協約國軍隊，給他們若干幫助，那可是另一回事。德國祕密警察固然監視不了比利時境內的每個比利時人，但至少能監視那少數的旅客，尤其是荷蘭邊境附近的旅客。

爲着蒙蔽德國的反間諜人員，通訊方法真是五花八門，最切實用而且始終有效的一種，是使一封信件經過好幾個人的手。間諜把他的信件用密碼譯好，投到某指定地點。這地方名叫「信箱」。保管「信箱」的，往往是一個咖啡店老板，他會讓那封信由一信差在指定時間收去，送到一個就近邊境出口，這兒會有一個專以偷渡關隘爲事的信差把它投到手，設法交給荷蘭境內另一信差，再由後者遞到鹿特丹的總部。

把信件傳過比荷邊境，最通行的方法是在夜裏將它們由電網防線上拋給在防線那邊等候着的同黨。這些通訊鏈索上的鏈環，當然得設法和鹿特丹的祕密間諜總部相溝通。因爲命令和經費都是出自後者，然而最要緊的是這些鏈環必須彼此觀面不識。

關於這種預防的價值，有一個例子足資證明。大戰最後一年，比利時愛國份子組織一個間諜團體，名爲「白夫人」，在英國間諜部領導下從事工作。「白夫人」的主要任務是監視火車，這是戰時預知敵方軍隊行動的最重要方法。在比法兩國被德軍占領的區域內，這團體到處設有火車監視者，所用的人多半是鐵道附近的居民，因此只須略事戒備，就可以躲在自己家裏着手記錄火車的行動，不大容易惹人注意。

通常的間諜信件都由人手傳遞，所以幾乎全是用密碼寫在極薄的紙上，可以捲起來藏在頭髮裏、鞋底下，或人身上其他地方。徒步旅行雖引人注目，危險性却不十分大，因爲比利時郵務已被德軍勒令停止，結果比利時人只好用人去傳遞信件。

據南道大尉所述，最通用的一種密碼，乃是以字典爲根據的「字典密碼」，字典不拘那一種，只要雙方都能置備。關鍵是一張數目表，數目由上面一個挨一個寫下去，排列得剛好和字典任何一頁上的行數符合。假使字典每頁有四十行，表上便有四十個數目。要把一個字譯成密碼，你只消在字典裏去查。那個字在那一頁上，你就把那頁數寫下來，比方說七十四。然後再拿數表放到那一頁上使各個數目，剛好與該頁各行疊合，看那個數與你要譯的字相對，把它加到七十四上。假使該數是十二，那末七四一二便代表那個字。這個方法還可以變得更複雜些，其理甚易，即在密碼數上再加一約定的數目，或乘以一共同因數，或用其他預定的手續。密碼數表隔不多時又更換新的，以防敵人的偵察。

在歐戰期間，反間諜的工作大半不外翻譯德國密碼，搜查各種秘密墨水以及其他秘密通訊方法。例如，他們發現了德國間諜將毛紗等原料用隱色墨水浸透，織成布疋，運到目的地，再將布疋浸濕，將它絞出來。他們不但用這些墨水把消息寫在普通信件的空白之間，並且寫在郵票下面，乃至於信封反面以及傘膠的地方。阻止德國人藉郵件傳遞訊息，最穩妥的辦法，只有延攔一切寄往中立國家的信件，使其中所載消息，無論是關於海軍或陸軍的，都成爲「明日黃花。」

比利時的德國間諜機關的主持者是一個名叫「Franz D. Klor」的神祕女人——真名是希拉格密拉——一個面目端好，豐滿斌媚的中年婦人，通曉幾國語言，而且還是一位哲學博士。她本人並不實地做什麼間諜工作，只在訓練間諜人才。

這個女人是例外，因爲女人通常是不能成爲幹練的間諜的。這句話已婚的男子也許會不相信，可是蘇格蘭場的湯姆生爵士却深信不疑。按之實際，當戰爭期間，女間諜的人數不過等於男間諜的二十分之一。一般「浪漫的」女間諜，像那聰明狐媚，慣幹所謂「枕上間諜」工作，豔聞韻事，膾炙人口的馬特·哈麗一流人物，大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績。德軍在比利時與法國北部所槍殺的間諜，總共據說不下三百名，其中有十幾個是女人。

海底間諜秘史

星期六郵報

在歐洲大戰的時候，英國海軍偵探部對於德國軍艦的行動，德國的密電碼，以及安置水雷的地點，都曉得非常清楚。這種情報的迅速與準確，引起各國人士的大驚異。就是英國海軍軍官，也都不曉得情報是從那裏來的。有時候德國方面安置水雷，第二天就被協約國方面破壞了。

這種情報的準確，應該歸功於英國偵探部這一件事，由英國海軍總長嚴守秘密，許多年來都不予發表，後才寫作秘密歷史的一章，正式披露出來。

在一九一四年，英國海軍裏有一個潛水家名叫美勒（E. C. Miller）他的諳熟潛水術的人，沉着勇敢，兼而有之，他能抵抗大氣的壓力，入水比別人深。他一向是在鯨魚島上担任潛水教授之職的，任職不久，他的膽量就引起了高級軍官的注意。

有一天，德國有一隻潛水艇被打沉在甘狄虛海岸附近，英國海軍當局突然想叫潛水家美勒潛水到艇上去調查艇上某種器械的祕密，美勒就奉命潛水到沉沒的德國潛艇上去，從船殼的大破洞中鑽進去，靠着他那光度極強的電燈的助力，把那器械審視一過。後來他突然看見艇尾有一個門，是通到軍官室裏去的。他用力把那門打開了，發現裏面有一個鐵箱子，就把那鐵箱帶到水面來，箱子裏有許多本書，也有許多散張的紙頭。後來英國海軍部發現這些書中有兩種是德國海軍所用的密電碼，還有第三種密電碼，是與領海外的艦隊通訊時用的，至於那些散張的紙頭，是三天以前所安置的水雷計劃的一部份。英國海軍部得到這些至寶，其喜可想而知了。

由於美勒這次潛水的成功，英國海軍部立刻着手組織一隊游擊潛水隊，各種潛水器械，無不齊備。每當英國海岸附近，有敵國潛艇被擊沉時，游擊潛水隊就立刻趕到。

幾天以後，在約克郡（Yorkshire）海岸附近，又有一隻德國潛艇被擊沉了。游擊潛水隊接到消息，立刻趕到那邊去，在把船殼詳細檢查一過以後，發現潛艇祇有一個小洞，無法爬進艇中去。於是美勒就決定要把司令台頂炸去，他帶着火綿和火線潛入水中，把炸藥安置妥當，就昇上水面來，命令點上火線使其爆炸。

再度潛入水中時，他看見司令台的頂蓋已經炸掉，一個德國水手的屍體，頭部突出司令台上來，好像在向外面偷看一樣。他爬入艇裡，在尸堆中擠出擠進。大概是因為他潛水衣中有空氣的關係，那些尸首立刻被吸引了來，把他團團圍住，他被那些尸首纏個不休，後來要到潛艇的內部去搜查，祇好先把繩子將潛艇中的尸首繫住了。最後，他發現一個非常堅固的箱子，便費了許多工夫把它從破船中搬出，繫在一條繩子上，發個暗號叫水面的人把它拉上去，他到水面上來以後，把那箱子打開，發現裏面是一套新密電碼，還有兩個安置水雷的新計劃。

英國海軍部發現了這個新秘密，其興奮可想而知。從那一次起，凡是有德國潛艇被擊沉，而其沉沒地點找得出時，美勒每次都潛水到潛艇上，去搜尋那早已熟悉了堅固的箱子。美勒前後搜尋過六十艘沉沒的德國潛艇，因此這些保藏密電碼（這些密電碼是時常更換的）安置水雷的計劃和

軍令的箱子，大概放在潛水艇的甚麼地方，他都很熟悉。

美勒的行動都是很神速的。有一天晚上，一隻德國潛艇在陀佛（Dover）附近被打沉，他立刻趕到，把潛艇的司令台炸掉以後，他鑽進艇裏去，發現艇上水手的尸體尚有溫熱。「這隻潛艇的機器因中水雷而打壞了，」美勒解釋道：「潛艇的其他部份幾乎是毫無損傷的，可是却沉了下去，再也昇不到水面上來了，艇中所準備的新鮮空氣逐漸用盡了，艇上的五十個軍官和水手，曉得他們再也不能逃命了，發生了異常的恐慌，有許多人顯然是先用槍把別人打死，然後再自殺的。那情景是可怖極了。有些人寫了信要給家裏的人，我把一部份信設法帶了出來，後來替他們寄給他們的親戚。艇中有些人臉部的恐怖表情，叫我永遠忘不了。」

我問他說，在損壞了的潛艇中，是不是有許多魚鑽進去吃人肉。他說，「有的。艇中時常可以看見不可思議的光景。我時常被一呎長的大蟹所擾亂，有些龍蝦總有二十六吋長。我也看見過二十幾條海鰻鱺，有些是七八呎長的，它們都忙着在吃人肉，看起來真怕人啊。」

美勒潛水搜索潛艇的深度，最深的是兩百零十呎。他敘述自己在安置水雷暗無天日的地帶中，用手和膝在摸索爬進尋覓沉船的情形，比小說家所幻想的冒險故事還要令人毛髮悚然。在各種貝介，大海鰻鱺和海底的其他動物間爬行着，有時候走過沙地，有時候海草高可齊胸，這真是驚人的孤獨與危險的經驗。在潛水時，種種危險隨時均可發生，美勒有許多次都是死裏逃生的。

在潛艇上，有時候也發生叛亂的。有一次，美勒爬進一隻潛艇的司令台，看見潛艇的司令斜倚在把柄上，大概因爲在潛艇中彈沉沒時，司令想要逃走，所以被人家從下面用手槍打了三槍。

在奧克尼斯 (Orkneys) 附近，美勒在沉沒的德國潛艇中搜尋時，發現了一件非常神祕的事。他發現艇中全部水手都是軍官。後來再加以搜尋，又發現了一些乾乾淨淨的旅行皮箱。他把大部份的箱子打開了，不料箱子裏都是兩套漂亮的平民服裝，襯衫、硬領、領帶、皮鞋和一些錢，以及別樣東西。這些神祕的水手，原來的意思一定是想扮裝平民，在英國海岸登陸，然後把潛艇放棄。可是目的如何，始終沒有人明白曉得。說不定是一種有計劃的大規模間諜行動。

潛水家美勒繼續到沉沒的敵艇上去探訪，直到休戰時才停止工作。他在從事於潛水工作時，也幫助人家從沉輪魯蘭狄號 (Luronic) 中提出價值五百萬磅的黃金。美勒及其潛水的同人，從事潛水工作，前後三年。有一個時期，德國人時常在附近施放水雷，在這時期中，他們計共從沉船中起了四百萬磅的純金。

由於英皇喬治的勅令，有一天早晨，美勒和他的夫人應召至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去。由於英皇陛下的申請，美勒把他那動聽的冒險故事（就是本文所說的），講給英皇聽，英皇聽得津津有味，賜他兩個獎章，同時稱許他的勇敢。

一 各國間諜組織及工作概況

蘇聯政治密探隊

William C. White

莫斯科魯比陽卡紅場 (Lubyanka Square) 的傍邊，有一六層的高樓，此樓在革命前，是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總辦事處，現在則做了蘇俄政治密探隊 OGPU (俄文縮寫，等於英文 Soviet Secret Political Service) 的總部。想到這間房子的命運，外人都覺得有點猙獰氣象的幽默意味。但是在蘇俄主政者方面，則並不覺得有異。因為「祕探隊」就是一種「人壽保險」的組織，若沒有這種組織，便不會有蘇維埃聯邦。這是少數當政所用以維持地位的最有力最可靠的武器。

OGPU 是俄文的簡寫，原義為「聯邦政府政治監察局」，乃蘇俄憲法規定創設的一個政府機關。據官書所載其職務為「聯合蘇維埃各共和國的革命力量，以與政治的經濟的反革命，偵探和盜劫相爭鬥。」

關於 OGPU，曾傳過許多悽慘的故事——深夜在從前存放表冊的地下室裏辦人，而外面則開動汽車來掩混槍聲；慘刑拷訊，假造供詞與挑撥之詞，極無道的巧計，還標上毫無限制的殘酷，OGPU 對於這些話一句不加以証實，也一句不加以否認。

旅居莫斯科的外人很少有意的去與OGPU接近，雖則OGPU時常接近他們；OGPU對每一個外人都有一宗文件，甚至偶爾蒞境的遊客，於他的休假也有繁多的記錄，也要爲之吃驚。外人苟非發現在做積極的偵察工作，是很少受到任何方式的騷擾的。是以從前英籍工程師有幾名被捕控以運動罷工的罪名，愈加令人震驚。不過久住莫斯科的外人，個個都聽到過關於OGPU的故事，他的俄國朋友中，有些倏然失蹤，過得幾個星期，便傳來關於他們被放逐或被槍殺的隱忽傳言。

OGPU并不發表工作年報，所以準確的消息最難得到，蘇俄的報紙極少提到牠，除非當局決定對於此等事做點小小的宣傳，以冀得到一點有益的效驗。提到時，也祇有一段有關逮捕事的簡單布告，或一則短訊，圍以黑邊，宣佈：

（下列諸人被判施以社會防禦的最高處置，均已執行！）
其措詞係謂有更多的人被槍斃的一種修辭說法。

關於OGPU活動的種種謠言，傳說及恐怖的眞象，絕不能有任何最後的判斷；不過有些衆所皆知的事情，可以當做事實來說一說。

俄國的祕密政治警察組織，并非蘇維埃政府的創舉，帝俄時代就已有其御衛軍（Okhrana）。其人員幾乎完全用以對付政治罪惡，并搜索一切激進運動，舉行祕密審判，從不判處死刑，但以放逐而充實西伯利亞營房及礦坑。民衆對於這個組織於一九一七年表示劇烈的反抗；其在彼得格拉

(Petrograd) 的總部，爲一月革命首被爆裂物焚燬的屋宇之一。

十月革命後不久，即組織法庭，「以懲辦違犯革命制度之舉，」如在投機、匿藏糧食、工廠怠工及反布爾希維克中所表示者。所施懲罰有罰金、放逐、扣押財產及褫奪公權等。各法院并不十分有力，所以列賓說：「不槍斃人，我們怎能完成革命呢？你以爲沒有最革命的恐怖，我們能得勝利嗎？我們那裏有專政呢？請給我看看！我們祇是有混亂，並沒有專政！」

幾星期後，將此項專政熔鑄爲一種實體的工具就出現，爲全俄非常委員會即所謂赤加 (Cheka) 者是，還附了這樣的一個公告：

「本委員會請求全體工人、兵士、農民、襄助與革命敵人的鬥爭，并請報告一切與革命作對的機關進行的消息。」

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赤加始着手實行恐怖。其首領爲德清斯基 (Jeliz Derzhinsky) 係一眼睛銳利的波蘭人，他在革命前，能坐在獄中帶着渴望心情寫雀鳥的自由，而在革命後，居然簽署五百人的行刑狀而不加一句按語。恐怖傳遍俄羅斯全境，死刑成了「反革命」最平常的刑罰。處死的人數，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一九二二年，在共產黨重要黨員對於赤加的利害手段行爲提出怨訴之後，且怕牠過於成了一個政府內的又一政府，於是秘密警察制度便重加改組。一年後，聯邦憲法將其名稱改爲聯邦政府政

治特務隊。但是還保留了一個傳統習慣——就是 OGPU 依然是一塊當政黨僅佔人口一小部份的地方的最爲專政機關。

赤加組織恐怖以打倒反對布爾雪維克政治的一切勢力，兼「清除革命的敵人。」早先的敵人業已清除，但因「反革命」的定義擴大，便又有新的敵人發現；故 OGPU 仍半用恐怖的方法以擊破他們。

但是革命期中的恐怖是另有一種目的的。俄國全境的革命的直接影響是分散中央集權；各個村落，於一九一八年初，紛紛各自宣佈獨立自足，而不肯接受莫斯科的命令。施用恐怖使中央政府權力仍復得以集中。今日則 OGPU 幫助蘇維埃政府維持其集中的權力。

自中央至凡稍具重要性的俄國城市或鄉村，有三種途徑通着：一是傳達命令與地方政府的，一是傳達命令與共產黨員的，又其一則是傳達命令與 OGPU 的地方隊員的。若地方蘇維埃組織分散或地方黨務組織熱忱減退，便一定有 OGPU 的代表。常時是留心的，常時是帶猜疑心的，且差不多一定是被當地農民視爲陌生人，且時時疑心他。并且還 OGPU 的特別軍隊駐紮來每一個稍具重要性的城市裏。

組成蘇維埃聯邦的七個聯盟共和國，每一個都自有牠的政治特別隊，各有相當的自主權，但是牢牢的與莫斯科發生聯絡，證明此項中央集權的效率的一件小事就是 OGPU 覓走失的人的本

領。紐約電請住在莫斯科的一位通信員尋訪一個「在俄羅斯東部漫遊」的美國人。該通信員向 OGPU 請求幫助後，五點鐘（在莫斯科本市寄信，有時也要費四日之久），他便接到這個失蹤的人的住址及度夏所居城市的公寓號數。

雖則 OGPU 是一個「政府」機關，且係憲法所規定，究難確定其與蘇維埃政府其他各部的關係。憲法授總檢查長相當程度及管理權；其判決在理論上可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訴；其隊長係人民委員會的一名委員。

但是蘇維埃政府的機關與共產黨的機關，界限從未清清楚楚的劃開。OGPU 追查被嫌疑的工廠怠工之時，同時也在追尋反對斯達林政策的共產黨員。這樣，OGPU 就兼為政府與黨服役。既然凡是反對國家，或反對指導國家的黨的舉動，都可以稱為反革命，所以就兼能為兩者服役。OGPU 可以逮捕任何共黨要人——在理論上甚至連斯達林也可逮捕——祇有他的地位、名望、及在黨內的地位不能夠，什麼也不能去阻止牠。

其現在隊長曼興斯基（Menshinsky）在黨內地位很高。他抱病已久，大半的工作都在他的助理員的手中。間或有一兩個做事做得太過熱衷了一點，沒有與共黨要人商權便發出命令——與國家利益衝突，或與外交委員會政策衝突的命令，他便銷蹤匿跡，事情到底弄開，另有一個新的助理員來代替他的職位。

消滅「反革命」是 OGPU 的根本要務，而下「反革命」的定義，則惟蘇維埃當局有此全權。「反革命」的意義，當然是指設立敵對政黨或推倒現政府統治者的任何企圖。此詞句的意義，更可推廣到對於蘇維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廣泛範圍內的政策，有防礙其執行的一切舉動。工人及技師之有意毀壞工廠機件的，農民之藏匿穀米以避政府徵收員的，個人之幫助其朋友偷出俄羅斯的；術士祭師之稱蘇維埃政治爲魔鬼所創，而以上帝之名，勸勵人不奉行其法的；人民之太過公開的批評共產黨根本政策的；鐵路人員之大大意意的發出信號，因而釀成火車撞碰之事的；個人之拿蘇維埃盧布買空賣空的——所有這些都是反革命。

OGPU 也還有其他種種有連屬的職務。例如，牠最後通過外人的一切請領護照之舉，如果其人以前是曾經到過俄國的，便更加細心的檢查他的案件。牠留心細察進入及離開蘇聯境內的外人，并特別注意與外人信件裏的俄國人。十年來逮捕美國人尙未及六人。但是美國人的俄國朋友却捕了許多 OGPU 搜索在俄國的暗探，并開辦一對付暗探的機關。牠察視派到外國去在蘇聯大使館及商業代辦所工作的蘇聯人民，以偵察他們有無與布爾喬亞表同情的徵象。

牠的工作有些是并非祕密的，OGPU 養有大隊精選的部隊——其數估計有五萬人。又有正式的邊防軍及鐵路警備隊，鐵路上通常皆駐政治特務隊員一人。

最後，此項組織還管理監獄所及流放政治犯的地方。牠就用帝俄時代的御衛軍，祇有幾處不用；

但又加了別的幾處。

OGPU 爲專政的最有伸縮性的工具，牠把暗探偵察與管理執行（包括執行的一切意義）合而爲一，同時且具有司法的職能。牠自設法庭，其審判通常都是祕密舉行，除非案情有作全國宣傳價值的，纔拿來公開。

祕密法庭有種種不一的處分：死刑（即社會防衛的最高處分），若就全年所辦的案而論，現在已并不多。流放若干年，監察，強迫做不衛生及艱難的苦工，以及沒收財產等，這些都是通常的處分。

OGPU 在紅軍內有一特別支部，以視察軍中足以引起兵變或苦鉄打（*Coup d'etat*）（兵變）的不穩之象。與 OGPU 合作，同爲偵察機關的，則有共產黨的監察委員會，視察黨的紀律，有工農檢查所，主管工業中怠工及大意的問題。OGPU 辦理逮捕之事，審訊被控的人，然而對於此項權力，依然還有不少的祕密反對。

OGPU 通常從事於一切有關係的人所視爲恐怖的方法。其逮捕與搜查是突如其來的，當然沒有搜查或逮捕狀，且往往於夜間行之。黑色巡邏車疾馳街上，直至天曉。

這就是 OGPU 「工人階級迅速的復仇者」。

此項政治特務隊究竟用着多少人，當然是不得而知的。主持其活動的人，都是受信任的共產黨員，自成另一階級。外人極少明知而故去與他們相遇。在城市中，OGPU 的人員常常是無人知道的。

但是僕役、通譯、西崽、舞女、汽車夫、旅館員役等，——全部在嫌疑之列。在鄉村間，其地方人員當是爲人所知，且在地方政府中多少有點活動。他每每招引鄉村小孩來打聽消息，由此便偵察藏匿的穀米，或其他違背政府法則之事。

OGPU爲整個蘇維埃制度中最有效率的東西。其紀錄，自共產黨員的觀點看來，是毫無瑕庇的。用來消滅反革命，牠能指出事實，就是自一九二一年克隆斯達（Kronstadt）一次暴動後，謀用武力以反對政府的較大企圖，沒有一次會得成功。不過其能準確的剪除亂謀及計劃，是否係有生出來的效率，抑係因爲派出人員數目絕鉅，以致每事必有所聞，仍爲一公開的問題。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日本間諜工作之發展

莫斯科新聞報

帝國主義者對於間諜及偵探均有特種癖好。慣於利用「祕密力量」相信間諜萬能由來久矣。
日俄戰爭證明，日人於偵探方面從事作戰準備頗爲不劣。

日本侵犯中國及俄國，均係祕密進行，此事殊爲別緻。有一事饒有趣味，一九〇四年一月，彼得堡曾與遠東地方官以電報討論，俄國開戰抑俟日人開戰，何者有利？日人即以當日開始攻擊旅順之軍事行動。此事完全出乎俄人意料之外，蓋俄人決不知日本陸軍部分早已有作戰之準備……

例如一九三二年終日之出雜誌舉行討論，Theriot少將會言：

「現在關於地形之知識，吾於此節尙有經驗。一般人談論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西伯利亞之討伐，謂係虛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然此事決非如是。其時日本各國軍官從事於西伯利亞者，會對西伯利亞加以研究。結果，吾人向所不知之各地，均已加以研究，吾人對此不能有何不安。』
惜乎地勢已有變化矣。

日本在遠東之偵探活動最特別之一點，厥爲其經常慎重準備日本政治之侵略步驟，反對中國、蘇聯及美國之此種卑鄙無恥偵探工作，即其證明。不僅軍部進行偵探工作，且各部皆亦如此。

在法規上，各部之偵探工作完全獨立未嘗聯絡。然事實上均按參謀本部指令行事。此事固有極大優勢，使其能充分利用各種可能，各種力量及各種資源以反對被視爲侵略對象之各國；因此，參謀本部及其偵探部對於其他部份有極大權力，此權力可以濫用。而吾人深知軍閥有此濫用權力之心。偵探工作之特點，厥爲吸引大批人員作間諜工作，尤以中國人爲多。

日本小說描寫過去及將來反對鄰國之戰爭，常將日本情報員及挑釁人之作用誇張，如擊破巴拿馬運河及舉行攻襲等是。人民亦愛作間諜，甚至現在日本報端常有廣告，謂警察所「注意採用民間及日本公民所給各種祕密消息。」

對於履行任務而返之若干間諜，常舉行歡迎大會，由高級軍官加以接待，各報亦加以論述。例如

一九三三年滿洲回國之一個女間諜即屬之。

若干間諜均發表「回憶錄」以表功。一九三四年日本會請白俄西門諾夫（日俄戰爭時曾槍決日本間諜六名）授以日本偵探英雄臨危之行動……

若干考察外國者斷言，該國任何公民，倘非得意担任某種密探工作，則不能成爲合法旅行國外。此種論斷中當有大部分眞理在……

參謀本部之第二科乃偵探工作之中央機關，無非獨立機關也。

參謀本部之偵探部竟有此種機關，如暗探部及「黑室」等部，此種部門在歐洲各國均用不相干之名稱爲掩飾者也。此外，向應說明，暗探及宣傳部門於平時亦有之，其形式亦爲開展。鄰國則隨時遭受此種部門之「試習」。

該國各部首之偵探工作極堪注意。盡人皆知，農林省管理移民問題，然非其自動進行，乃按照參謀本部之指定計劃者也。保證此種計劃之執行，乃爲農林省之事業。參謀本部擬定地點，爲其利益計須移植若干特種軍事人才。農林省考查各國當局對此種移民之關係，倘有必要，且與外務省共同「陶溶」該各國當局。該省負責攷慮其國人至各該地之良好說明，並幫助移民掩護及立足。

文部首僅自一九三三年起開始偵探活動，其中曾設特種偵探機關——「反對危險思想部」。初看，以爲該部應從事國內之反間諜工作，事實上則非如是……

此一初出之偵探工作，成立以來即大肆開展其活動。其分部與爪牙已佈於國內殖民地及其他各國。法西專政各國，尤以德國爲甚，按照日本當局所見，其「反對危險思想」已登峯造極，於是「反對危險思想部」之不少「長老」皆研究此種事業之技術及「褐衫黨」之經驗。

其次，吾人感受興趣之另一問題，乃屬偵探工作之下層或地方機關……：

某國當局常云，其國內正式機關及人員，均不與聞間諜工作……然數年以前，美國報端曾發表遠東某國參謀本部偵探部文件之摘要，其中有言——

「報界消息予軍事參贊以擬草密探計劃……並保證軍事參贊經過密探而取得報界之消息……」

吾人所引之文件中又云——

「……密探大半隨時發展，加深，補充，預示，糾正及確定報界之消息。」此種引證表明官方所稱陸海軍參贊不與聞間諜工作之言有何價值。

吾人試舉形形色色外交家從事間諜活動之若干事實，以表官方宣言之虛偽。

例如沙俄當時曾以書面證明，奧特沙之日本領事，於日俄戰爭以前，在土耳其、波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高加索，設有廣泛之偵探網。駐土耳其之俄國領事洛司託夫斯基之被刺，及俄國黑海海軍派入土耳其領海，乃爲日本駐奧特沙之領事所最關心，其每日從各地接到密寫報告並寄往東京。

關於高加索總長被刺一事，奧特沙之日本領事於正式公布前二十四小時由其密探而得知。

駐煙台之日本領事，曾指揮遍佈中國及俄國沿海之偵探網，日本海軍攻襲旅順（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前夜，該領事會附英輪至旅順，而以救渡未離關東半島之日僑爲口實，其行動倣作之巧，竟使煙台之俄國領事給以特種保狀，其中請求俄國當局勿予日本領事以留難。旅順之俄國外交官對之加以厚遇，而關東區之長官甚且請其至家饗以早宴……

當日裝載日僑之輪出口，於距煙台八十哩之處，該輪即受派往旅順之日本海軍迎接，該領事及其幫辦——警察廳官吏——均訪海軍大將東鄉，並予其他地圖，駐明旅順俄國軍艦停泊地點。警察官會升爲日本海軍艦長，並留駐海軍大將之軍艦上。

日本憲兵隊機關報憲兵社紀事，關於偵探一事之論文，均謂軍事參贊除一切合法可能外，尚應進行密深工作，即間諜工作。

該文之另一段，復謂外交機關之公使及人員，按其位地到處均有入身之處，應與其所處之合法官吏建立秘密關係。作者所舉例證，謂日本駐愛司頓尼亞之軍事參贊，曾從俄國少數黨購得「西伯利亞大會」之秘密材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日本駐柏林之特務機關長會至康士坦丁堡，其目的在建立反對蘇聯之偵探支點，其當時發現土耳其不適用，乃停留於羅馬尼亞。

同時日本參謀本部會向外務省提出恢復日俄戰爭以來與波蘭之「舊用間諜友誼」據日本偵探工作計劃所言，其時畢蘇斯基曾從事有利日本之反俄間諜工作。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海參崴會捕獲間諜組織，其中有某國領事館之官吏——春田等人。

此一不完全之正式代表及間諜奇聞名單，令人斷言在國外組織及指揮間諜之中心機關，一般爲外交機關，而部分則爲陸海軍參贊官。

當局對於外交機關之人選極爲注意，此種人物之應無「危險思想」嫌疑，固不待言。彼輩受命工作何國，須有特種訓練並通該國語言。

曾任外相之廣田，一八三五年與現代雜誌代表談話，陳述三十年前外務省偵探部長如何訓練「外交活動」。其言未入大學以前，曾經友人介紹見偵探部長，並聲明願作外交活動，偵探部長答稱：「將來日本外交之要點，厥爲對華及對俄之政策，故汝從事外交工作，須多加學習，以便深悉中國及俄國。」

日俄戰爭開始之數月以前，（廣田尙未畢業，）廣田被召至偵探部長處，曾受訓日本對俄關係緊張，而戰爭乃不可免。且謂：

「汝須從速謀得外務省工作，並赴俄從事偵探工作，汝兩人同行。一人經過海參崴至西伯利亞，一人經過高麗至滿洲。汝等均係學生，派出極爲方便，汝等如同利用假期赴俄實地學習語言者。」

廣田有云：「此次談話之後，吾人已領到必需款項，指令及各種關於小心從事之訓示，吾友經過海參崴至西比利亞，而予則經過高麗入滿洲。予曾至大連、旅順、營口、奉天等處，詳細考察俄國軍隊之各防線等等，而後乃回東京……」

對於各地間諜之候用領導者，要求有如下之特質：能交際、善宴會、知饋贈、長辭令、應適應各種條件。其人須有良好之記憶力，并極具備強毅、逢迎、沉潛、機警、觀察等特性，能說謊如真，能飲酒不醉，能簡單、明瞭、扼要以陳己意等等。由是觀之，此種要求極爲苛刻也……

德國的密探

John L. Spivak

我去訪問德國某大城市的美國某大公司的代表。我以前也曾訪問過英人、法人、奧人、捷克人；他們所說的話幾乎完全一樣。

當我們坐在这間美國私人辦公處時，他對我說：「德國國社黨正在盡力爲民衆謀幸福，可是你頂好先看看我們辦公處裏一些德國出品，才會明白這種情形；這些出品很可以表現德人技術的最高成績——」

他領我出辦公處，到一個小房間去。他把門關好，才開口說：「我想我們可以在這裏說話了。」
「可以亂講一陣嗎？」我笑着說。「你辦公處裏有「蓄音機」嗎？」

「怎麼沒有呢？你當然知道德國國社黨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偵探網吧。他們一旦握着政權，便在各國外交節使和新聞記者的辦公處與住宅，及外國重要商業機關和銀行裏，裝置一種新式電話。當你拿起電話聽筒時，國社黨祕密警察局的辦公處裏，便有一盞電燈亮起來。那邊的工作人員就把電線接上，將你們的談話記錄下來，然後用一種新儀器轉錄於留聲機片上備用。」

「國社黨在你的電話機裏裝置「蓄音機」，使你看不見，如果你想把電話機裏的「蓄音機」拆掉，你便會弄壞整個電話機。這種新式的「蓄音機」沒有一刻不在運行，不管你是否在打電話，室中極輕微的耳語聲，都在祕密警察總局裏紀錄下來。外國要人寄居的各大旅館，也有這種新式電話。老實說，我不知道我辦公處裏兩月前所裝的電話，裏頭有沒有「蓄音機」，可是你只要跟國社黨住上兩年，便沒法子逃出他們的掌握。」

這不過是國社黨祕密偵探機關中一小部分工作罷了。這機關普通叫做「國家祕密警察局」，或「Gestapo」（係德文「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縮寫），局長是普魯士總理兼航空部長戈林將軍（General Goring）機關裡的特別工作，都是由他與內政部長佛里克博士（Dr. Frick）兩人計劃決定的。實際上的警察長是希姆拉（Himmler）此人從前做過校長，組織能力極強，幹起事情來鐵面無私，殘忍無情，所以工作效率甚高。

祕密警察總局設於柏林，在希姆拉的主持下分爲下列各部：

第一部，監督全國海陸交通運輸，包括對鐵道、電車公司等機關職工的偵探工作。

第二部，稽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不法活動。

第三部，監視國社黨外各機關及個人的行動，尤其與從前中央黨、民族黨、民主黨有過關係的人。

第四部，監督國社黨及有關的團體、機關、俱樂部，並擔負保衛政府及國社黨要人的重要工作。

第五部，對付那些在經濟、實業、和軍事方面活動的外國間諜。

這五部在德國各聯邦都有支部。此外，全國均有下列分部的組織，與柏林總部直接發生關係。

第一分部，監視移居外國的德人。

第二分部，監視在國內居住的外人。

第三分部，統制國內與國外往來的郵件、電報、和電話。（拆閱郵件電報，偷聽電話。）

第四分部，監視政治嫌疑犯。

第五分部，監視聯邦警察局中的反政黨分子。

柏林總部還另外設了一個特別機關，擔任三方面的特殊工作：（一）維持公共治安，（二）監

視褐衫軍，（三）監督大工廠及工業區。

第一方面的工作極為重要。所謂維持公共治安，便是由分佈各地的百萬國社黨黨員密切監視德國全境人民的行動。各黨員發見人民有任何不滿的表示時，必須立刻向上峯報告。有一部分黨員

會把這義務忽略過去，可是遵命工作的却佔大多數，所以德國事實上是給一個大偵探網籠罩着的。德國全境有一種防空聯盟的組織，與祕密警察總局也有直接連繫。各城市的居民均須加入聯盟。這團體除防備飛機襲擊之外，也統制着全國民衆的思想和活動。防空隊伍的檢閱、操練、房屋及地窖的檢查等工作，外表是一種民衆訓練和防空準備，實際却是偵察人民思想行動的良好機會。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偵查褐衫軍對國社黨獨裁政權的不滿表示，以謀適當的對付辦法。

第三方面監督工廠的工作，規模甚大，負有特殊任務的職員隨處皆是。這些人員往往也扮工人，混入各工廠的職工中祕密活動。有許多是商會職員，往往故意在私人談話中大罵國社黨及獨裁政治，把那些不滿意的商人誘入圈套。更有一些人員喬裝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者，從事「不法」活動，散佈反政府的宣傳品，以測民意。這方面的工作也包括預防怠工，預防外國間諜等任務。

祕密警察總局僱用大批女職員，擔任偵探和宣傳工作。咖啡店、餐館、夜總會，以及外國使節所參加的跳舞會和宴會，都有她們的足跡。

祕密警察總局每天把大批政治情報轉交希特拉的私人辦事處，以供參考。這辦事處權力甚大，主持者是希特拉的老友布拉（Bohler）。

祕密警察局在倫敦、巴黎、維也納及其他歐洲國家首都，都有工作專員。他們大抵是國社黨的外黨員（每個海外黨員均有擔任間諜工作的可能），和行踪詭祕的男女。祕密警察局對那些敵視

國社黨獨裁政權的各國要人，非常注意，所搜集關於他們言論舉動的情報，都是很詳細，很準確的。

美國的勞工間諜網

Leo Huberman

理查·佛蘭肯司廷 (Richard Frankenstein) 在底特律城 (Detroit) 克萊斯勒公司 (Chrysler Corp.) 所屬的道奇 (Dodge) 工廠中充任配置工人，已經有十年了。理查在配置部工人中是很孚衆望的。在一九三四年，被選爲克萊斯勒公司「雇員代表計劃」的工人代表。以後道奇廠各部門的工人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推舉理查爲整組的主席。理查與其他工人代表不久就認識到，他們的工廠委員會，有一定的限制，在公司當局御用工會的計劃下，所謂集體交涉，不過是說工人們可以要求獲得較好的電燈與空氣，更多的牛奶等，如果談到集體交涉，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服務年齡優先權等，這個「雇員代表計劃」就完全不能替工人們做事了。

代表們決定召集克萊斯勒廠工人大會，討論辦法。會議的結果是組織工人們自己的工會，名爲汽車產業工人聯合會。在道奇廠中建立了十四個支部，理查被推選爲會長。同時，理查和其他工人代表仍然繼續服務於克萊斯勒公司的「雇員代表計劃」。

一九三四年的一天晚上，理查在他向道奇廠支部會員演說後，該支部的副會長約翰·安德魯 (John Andrews) 用自己的汽車送理查回家，這是他們二人間熱烈的友誼的開始。從此以後，約翰成

爲理查最忠實可靠的伴侶。約翰是一個強有力的工會人員，當工人們的生活太苦時，他能雄辯滔滔地向工人們演說幾個鐘頭，給工人們罷工的勇氣。他是罷工糾察隊的一個領袖。理查感覺得他可以依靠約翰，把他的空暇時間，完全用去組織那羣有力的積極的工會工人，這是理查唯一的野心。

理查與約翰二人都結了婚，並且有了兩個孩子。兩人住家不過相隔十排房子，彼此非常親密。約翰的妻子迪（Dee）和她的兩個孩子，常常到理查家來玩。一個禮拜有五天晚上，和整個禮拜日，理查與約翰二人共同一齊努力於工會的事務；經常把禮把六晚上留爲娛樂之用，兩對夫妻大家一同吃飯和看電影。兩家人變成了堅定的忠實的朋友。

但是在作朋友的整個時期中，關於理查的各種活動，約翰却每天都要寫一個詳細的報告送到附屬公司的寫字間去，這個附屬公司就是克萊斯勒公司所雇用的私人偵探所，專門偵查該公司工人工會的活動，報告給該公司當局。約翰偵探他的朋友理查和其他同廠工人的行動，每月從附屬公司領到四十元的酬金，在附屬公司開給克萊斯勒公司的帳單上，L. 333號（這是約翰的暗號碼）每天是拿九元。附屬公司在一九三五年領到了七萬二千六百一十一元八角九分的酬勞金。

從這個數字——這只是一個公司在一年內付給一個偵探所的酬勞金數字——我們可以看出約翰與理查的故事，不僅是一個被人出賣的朋友的故事，也是一種大買賣的故事。約翰不過是一個偵探所的一個工作人員而已。在全國，這種偵探所有幾百家，僱用成千成萬的工作人員。有些偵探

所規模很大，自己成立一個系統，在各個工業中心中都有分設的機關。現在我們尚不能獲得關於這種偵探所或他們所雇用的工作人員的真實數字。他們是在暗中工作，他們除開必要外，不肯多洩漏關於他們的秘密。美國全國勞工關係局中的工業經濟學者赫伯·布南肯荷恩（Heber Planhenhorn）根據二十年來研究工業偵探制度的結果，會編成一張名單，供給參院的小組委員會，他所編的名單如下：一九三六年四月，美國全國工業偵探所總數為二百三十家。幾個規模比較宏大的偵探系統是威廉·吉·伯恩（William J. Burns）國際偵探所，轄有偵探機關四十二家。菲克頓（Finkerton）全國偵探所轄有偵探機關三十五家。鐵路核算檢查公司轄有偵探機關十八家。（數字不完全。）附屬公司轄有偵探機關八家（不完全）。休門偵探所（Sherman Service）轄有偵探機關九家。這二百三十家偵探所，到底雇用多少工作人員，現在還是一個謎。各種估計參差不一，有些說這二百三十家共雇用四萬人；有些說僅伯恩、菲克頓、西愛爾（Pierce）三家大偵探所就有十三萬五千人。最低的估計數字是以下述的事實為根據，即美國全國共有四萬一千個工會支部，據估計，每個工會支部中有一個偵探。

工業中用於這種佈滿全國的偵探網的費用是多少呢？據布南肯荷恩根據付給偵探所每個偵探的錢，平均每月為一百七十五元，以四萬個偵探計算，則每年最低限度的費用在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這個估計太低，可由下述的事實證明：通用汽車公司的職員們，在參議院教育與勞工委

員會所屬的小組委員會作證時，說通用汽車公司各工廠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時期內，付給萍克頓偵探所的酬勞金就達四十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元一角之多。在這時期內，付給他們所僱用的各偵探所的酬勞金，總計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元四角一分；因此，許多偵探所放棄了監視犯人的工作，而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到去賣他們說得好聽的「工業的服務」，這是不足奇怪的。工業中每年花費了這八千萬元錢，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當偵探所把他們的「工業服務」賣給工業家時，牠們賣什麼東西呢？關於這件事，牠們常常保守緘默，不肯洩漏。像下面這種坦白公開的信是很少見的。這封信是胡斯特偵探所（Foster Berce）寫給一個未來主顧的：

「七月二十八日的來信，我已經收到。關於你詢問我的經驗及在有紛擾時，我準備怎樣辦等問題答覆如下：

第一，假使在雇員們建立任何工會或任何組織以前，雇用我們，就不會發生罷工與紛擾等事。這並不是說不會有工會組織起來，而是說我們可以把持操縱工會的一切活動，指導工會的政策。不過我們的主願要讓我們自由行事才能辦到。

第二，假使工會已經建立了，現在沒有罷工，在三十或六十天內也不會宣告罷工，在這種情形下，雖然我不能辦到第一項所說的，但是我們能够（並且我相信有成功的把握）進行各種陰謀，使該工會內部分裂成小派別，彼此不和，工會職員辭職，會員一般減少……等。」

這封信是在一九二〇年寫的。在過去，胡斯特偵探所是飯桶，現在仍然是如此。大首領們從來不犯這樣完全坦白的錯誤。在拉佛萊特委員會審問時，委員會要附屬公司的首腦們，說明他們的工作，他們口若懸河地談論出書「工業工程師」的服務，嗣後却承認他們的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人是工程師。萍克頓全國偵探所的首腦們鄭重指出有揭發「過激活動」與「反對共產主義」的必要，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解釋什麼是「過激活動」，什麼是「共產主義」。

資本家僱用偵探所，以便知道工廠中工人們建立組織而爭取改善他們的情形的各種企圖，用各種手段（不管是正大光明的或卑鄙齷齪的）消滅工人組織。在聽了胡魯合夫拖車公司（Trauer and Trauer Co.）案後，全國勞工關係局的委員們對於這點瞭解很清楚。「全國勞工關係局發現許多工人，因為參加工會活動而被開除。公司的政策是在分裂聯合汽車工人聯邦工會（United Auto mobile Workers' Federal Labour Union）的支部，因而破壞工人的集體交涉。」如何實現呢？該局的報告的摘錄告訴了我們所採用的步驟。第一步，讓萍克頓偵探所的一個探狗名馬丁到廠內去工作。「他從此以後，加入該廠的工會，後來成為工會的會計員。他因此而獲得工會全體會員的名單。他每星期向胡魯合夫拖車公司呈送幾次報告，把工會會員名單送給該公司的監督黑耳平（Earl P.

Black）黑耳平拿到這張名單後，常常到工廠中去警告各工人，不得參加工會活動。馬丁活動的結果，使工人中起了猜疑，不安和混亂……公司從馬丁處獲得了必需的情報後，決定消滅該公司所屬工人建

立一個有力的獨立交涉機關的各種企圖。爲了促進這個目的，公司當局就立刻開除九個工人，並對其他三個不施以「開除」的威嚇。在這被開除的九個工人中，有一個人名特魯齊 (Nicholas Trus) 他在該公司車身間當木匠已經有了五年半，工作成績很好，無論在工作方面或品行方面都找不出任何過失。他的工頭名羅森布齊 (Rosenbuch) 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問他：「你要工作嗎或者要工會？」特魯齊回答他不願放棄工會。就在當天早晨九點到十點鐘之間，他被開除而打破了飯碗……「我們看出特魯齊是因爲加入工會，幫助工會，而被開除。」

全國勞工關係局把被開除的九個工人，一個一個地加以必要的考查，對於每個人的結語都是相同：「因加入工會幫助工會，而被開除。」從該局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工業偵探的詳細情形。

但是這還不完全，此外還有一點。被開除的工人的名字都列入了「黑簿」，不能再找到其他工作，因爲他們膽敢參加工會，應受各地排斥。因此，這些被開除的工人成了失業者，而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濟以過日子。讓大總統所任命的全國勞工關係局的委員斯密士 (Edwin S. Smith) 先生講這個故事後。他說：「我從未聽見過比胡魯合夫拖車公司被開除工人更沈痛的非美國的事。這些被開除的工人，都是一個勞工偵探的犧牲者。他們都是壯年有品格和勇氣，一個一個走到我們面前來告訴我們因參加工會所受的打擊。他們都是有妻室兒女的人，現在靠公共救濟過活。據他們說，他們在底特律城是榜上有名的人物，不能够再找到任何工作。這些公民所犯唯一的罪是：他們膽敢在這個自

由的國度裏，以工人的資格組織起來，爲改善他們的情況而鬥爭。他們已經用盡力量替資本家作工，他們所得的報酬是像一個最低下的犯罪者一樣，被一個受人雇用的偵探追獲，像一塊無用的金屬一樣，被拋擲在垃圾堆上。

你們可以從斯密士的證言中，看出他是怒髮衝冠，因爲他覺得九個工人的被開除，真是冤枉，同時他還感覺不安，因爲他看出勞工偵探對於民主制度是一個危險。他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間審問時，曾經這樣說過，這都是在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發生靜坐罷工以前。對於那些不瞭解爲什麼美國工人變成這樣積極的人們，斯密士的話是很有意義的。讓我們再聽一聽斯密士先生的警告：

「一種人可以痛恨別種人的目的，但是假使強者要消滅少數派人士發表意見的權利，這就等於根本消滅民主政治。那些想侵害任何人的公民自由權利的人，無異乎在玩火。人們可以從左右兩方面來攻擊民主政治，否認公民自由權利，本身是一個走向革命的重要步驟。」

三 國際間諜戰

威脅蘇聯的德國間諜

S. URANOV

大家都知道，任何德人要離開德國都須先向國社黨外務部報告，在外務部他于是得到訓令，在外國要探聽他所遇到的人們的消息，日本也是這樣的。

德國人及德國的其他情報機關對於外國人民的研究，其目的即在利用外國人做偵探。德國情報機關備有一種適於做這種工作的外人卡片索引，卡片分爲好幾類，按照各人的姓名、住址、職業及其偵察本領的特長而分的。凡是政治信仰不穩固的人，都列入間諜候補人名單中，其次便是有各種弱點的人，尤其是感到經濟困難的人，也可作爲間諜候補人，有了這幾種名單，情報局或者等他們離開本國而拉他們，假使他們不出國的話，則派「招募」專員引誘他們。

派到蘇聯去的職業間諜，事先均得經過嚴格的訓練，尤須使他們完全熟悉俄國的情形，他們要讀過派駐地點的當地報章。他們要知道收發無線電的方法，並且要能聽蘇聯的播音。波蘭的情報機關定了許多書籍，凡是派到俄國去工作的人，都須攻讀，並且要能够以蘇聯的批評精神來討

論這二書的內容。在這些書籍中，一爲夏伯陽英雄的造成，一爲明天的種子；後來波蘭的間諜又須研究蘇聯的憲法，共產黨的歷史，及斯泰哈諾夫運動的資料。他們當然應該完全熟諳蘇聯的術語。

當這種預備工作完畢後，這種人就被派到蘇聯當作遊歷家，或僅偷過邊境。從資本主義國家派到蘇聯的每個間諜，都想迅速地適應蘇聯的環境，扮裝蘇聯的公民，並尋找工作。找職業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爲蘇聯並沒有失業的現象。間諜設法進了工廠，或其他蘇聯的機關，目的是在交朋友，並尋找最易投入羅網的人。他偷得或偽造一張護照，有時甚至於偽造一張黨員證或介紹信。他是只顧目的不顧手段的。他或者和一個工廠中很有名的斯泰哈諾夫的女工結婚，或者和一個無產階級的女兒結親。於是他又可以「某某人之夫」或「某某人之婿」或「某某人之親戚」的名義在工廠中多認識一般人。甚至在他未曾找到相當對象以前，他會得結婚好幾次，甚至當他未找到職業以前，他就開始在做招募工作，設法使他們做賣國賊，或做外國情報機關的工具。

託洛斯基案件就昭示我們這些賣國賊如何甘爲法西斯國家的情報機關效勞。但是與託洛斯基陰謀沒有關係的人，就不容易被引誘。法西斯的祕密機關特別注意這種人，並且用種種引誘的手段，如賄賂，美人計，恐嚇等，來強迫他們做偵探。例如他們把一本反蘇聯的小冊子送到一個人的手中，靜待着他的反應。如果他不要把小冊報告給黨部，不把牠燒燬，或者隨便丟在一處地方，不加注意，於是就有一個人來訪問他，勸他加入外國情報機關服務。如果這個人表示他不願意，而以報告當局爲恐

嚇的時候，德國情報局代理人便說他收了那本小冊沒有向黨部報告，並且指出郵差可以證明他是收到這本小冊的。

即使他的第一次的訪問得不到結果，情報局代理人並不就此完事；在第二次來訪的時候，他就態度強硬起來，說他第一次來後，此事未曾向當局報告，可見業已默認，他所需要的，不過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消息，他肯出錢買消息，並且承認得到消息以後，決不說出報告這消息的人。屈服以後，那末後來便好辦了。一個蘇聯的工人一次失足就永遠不能自拔出來，而成爲外國情報機關的一個傀儡了。

德國用許多方法來使她所需要的人墮入間諜的陷彀中，往往當一個官長調任，或因例假到他處去的時候，在火車上會遇到一個與他的幾個朋友相識的人。在旅途中，間諜就大施其手腕，發現他對象的弱點，並且開始組織他的網。間諜們最好活動的地方是避暑勝地，因爲在那裏很容易結識朋友，對方不致懷疑他。

間諜往往代一個享受假期的人做媒，與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結婚。結婚以後，這個妻子會做出一種對丈夫事業很關心的樣子，因而得到官場的祕密。當她收集足了使她的丈夫爲難的資料後，她就拿出她的卡片來，勸他担任錢多而事少的，她所代表的外國情報機關的工作。像這樣一個陷彀，當然不是每一個人能夠有勇氣跳出來的。

事實上每個誠實的蘇聯公民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在任何時間解脫他自己的束縛，把他打纏他的人告發出來，于國家是有利的。如果他們承認犯了過失或瀆職，他們的罪名當然比和敵人締結秘密契約來得輕。一個人有一次和外國機關訂立任何性質的契約，他就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了。最初他似乎是做着無關緊要的工作，或者做了重要的工作而自己不知道，但是後來他就被迫做罪大惡極的事了。他若和一個間諜發生了些微的關係，他就永遠不能自拔了。

上次訊問託洛斯基案的時候，那個青年工程師斯篤里夫（Stroiev）的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當他奉政府命令赴德公幹的時候，有一個德國人給他讀一本託洛斯基所著的書，後來又給他許多反革命的書籍，終於就利用這個弱點來恐嚇他。斯篤里夫不把德國間諜的陰謀公布出來，反而請德國情報機關把這件事隱瞞着，終於默許德國情報機關，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料資。這樣一來，他就完全投入德國秘密警察的掌握中了。當斯篤里夫回到俄國的時候，德國情報機關是不肯放鬆他，他就不得不担任破壞和偵探的工作。

德國的間諜在蘇聯境內倒還怕被發現，而在他們的本國，則他們的胆更大起來，毫無顧忌了。當一個蘇聯的公民，經過波蘭或德國領土的時候，他就會發現被許多伙伴所包圍，這些人用種種方法來拉他入陷阱。這裏我們姑且舉幾個實例，從這些實例中，而以看出我們的工程師和官吏到外國去，他們如要想避免外國的偵探網，須要小心翼翼的。

有一個蘇聯的工人某甲旅行到外國，他想學那一國的語言，於是就登廣告聘請一位私人教師。湊巧有一個應聘者叫做瑪麗的二十六歲青春女子，她講了許多生計困難的故事，這種故事立刻打動了他的心。教了幾個月書，並沒有什麼事故發生，這個工人就和他的漂亮教師發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們共同過了許多次快樂的晚上。在這些時候，瑪麗並不發出足以引起他的疑惑的問題。她自己承認她對於政治並不知道什麼。

有一天晚上，當他們上課的時候，瑪麗說她有些不舒服，她要求某甲去請一個醫生，這醫生是她一個遠房的親戚，經他診斷的結果，說她的病是用功過度，影響心房。他給她一些藥粉，並且要求某甲讓她休息一會兒。過了幾小時，某甲決定請她宿過夜，因為時間已經很遲，不能再回到家裏去了，他自己也就去睡覺。第二天早晨他醒轉來的時候，發現瑪麗已經不見，他的公寓所有的房門都被鎖牢，鑰匙也被取去。他只好打電話請司關者來開公寓的門。某甲並不將這件事情告訴他的朋友，反而隱沒下來，不願意人家說不愉快的流言。這正好是她所希望的。

過了一些時候，有一個生客來拜訪他，並且告訴他說是奉反間諜機關首領之命而來的。他說瑪麗控告了某甲強姦的罪名，控告的人証是醫生，物證是鑰匙，瑪麗說在強姦以前，醫生目擊她在某甲的公寓裏，她為抵抗他的暴行起見，把他鎖在公寓裏逃出來。這位生客說：該機關不願意使他受累，所以請瑪麗不要把這件事情傳播出去。她答應了這個要求，但提出一個條件，說在五天之內，應該出五

千元錢賠償她的損失。

某甲力言他賠不出這許多錢，於是這位和事佬，就說他可以幫助他得到錢，祇要他做一件小事。就是請某甲發表他對於俄僑的意見，使該機關得以校核他們所得關於蘇聯在外國公民的報告。某甲起初以為所做的工作要來得吃重一些，原來這樣一種請求，倒似乎並不怎樣不合理，他甚至於自己想保護他的同胞，以免受蘇聯敵人之害。如果更進一步，他就要不能自拔了，但他恰巧及時被救，沒有墮入圈套。原來他的行為被他的同僚所注意。他們聽到鎖牢公寓的謠言，注意到他與他們不相關了，他在那兒想辦法弄錢以解決他的問題。他們很嚴重地教訓某甲，他終於勇敢地供出一切了。

敵人往往利用蘇聯住在國外公民的不當心的行為，把他介紹給一個女人，在他們弄得難解難分的時後，於是就有她的「親夫」出來，興問罪之師，提出條件要他答應。為免得外界的流言起見，他結果被迫供給某種消息。

一個不同的方法曾經用來攙絡一個因事赴國外的蘇聯人，某次他在咖啡店裏要想打個電話，他以為小皮箱裏並沒有重要文件，所以放在櫃子上，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小皮箱仍舊放在那裏，似乎並沒有經人動過，但是他剛一跨出咖啡店，就被一個外國人遮住去路，說他是個蘇聯的間諜，他竭力辯護沒有這回事，那個人就要求檢查他的小皮箱，當然其中就發現了一些他離開時被放進去的可疑文件。此人並不將他報告警察，反而和他談判，並且為避免流言起見，只要他以書面允許供給

他蘇聯某要人的消息，於是他就投入不可自拔的深淵中了。

另外有一個蘇聯公民，想在德國某市找尋房子，尋了許多公寓，沒有一個是合適的，最後他搬到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老婦出租的房子裏。當他第二次回來告訴她想要租這所公寓的時候，他就被這個女人捉住，說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偷去了一些珠寶。他在警察局裏竭力辯白他的無罪。檢察官忽然改變他的語氣宣告他可以原諒他，假如他肯繳出一些小罰款。這位同志急於希望脫離該處，就不管三七廿一立刻繳出了二十個馬克。當他正在掏錢的時候，突然進來一個人，說他已經聽得全部的經過。因為賄賂警官，正是這個蘇聯犯人直接證據，所以他就要求這個檢察官錄一個口供。同時他要求把這個嫌疑犯扣留起來。當所有的人都離開的時候，這人就對俄國人說他是反間諜機關中專管警事的，他很同情這個蘇聯人，並且預備幫助他，只要他肯回報他做一件小工作。這原是很普遍的條件，因為只要他告訴一個住在蘇聯某一個公民的無關重要的消息。這位頭腦簡單的同志一些也不疑心，把那公民人的名字寫在自己的日記簿上，並且因反間諜機關職員之請，也將那公民的名字寫在他的日記本上。過了幾天以後，他接到一個電話，說反間諜機關的某職員要和他談說某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他才知道中了計，於是立刻把整個情形報告他的蘇聯長官，並且當德國間諜開始壓迫他的時候，他就咬定牙根，說他並不怕這件事情公布出來。

法西斯的情報機關很知道他們所用的方法，敵人也會用來加在他們的身上，為保護他們自己

的人民免除受累起見，法西斯國家就把這種手段製成了影片，如在瑪特·哈麗 (Mata Hari) 旅順 (Polst Arthur) 及賣國賊 (The Traitor) 等片中，把偵探術描寫得很生動。賣國賊描寫德國境內間諜活動的情形，其中主角是一個德國的飛行員與外國間諜發生關係，終於鼓起勇氣向長官供認，並且獲得了獎賞。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國家把他們自己的機關理想化，利用法西斯青年的忠誠，來為祖國担任偵探工作。大批的熱誠青年男女，受着嚴密的訓練，準備對付外國政府，在時期到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立刻起來，深入敵國，用各種方法去採取秘密。

德國在西班牙的間諜機關 H. C. Engelbrecht

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變暴發的三天後，政府軍便開始搜查在巴塞龍那 (Barcelona) 的納粹機關，幾萬文件給他們發見了，都是納粹黨人在忽忽逃走中留下來的。少數文件曾在孟徹斯特導報上和別的報章上發表過，但大多沒有發表。詳細情形是斯賓哈根 (Franz Spielhagen) 在「Spine und Veclw rer in Spanien」報上告訴我們的。

現在我們初次認識納粹在別國施展的陰謀。既然有了真憑實據，人們再也毋庸懷疑這種陰謀了。斯賓哈根的文章裏，引用了許多原來的句子和無數的照片。這本納粹策略的教科書，民主國的人民和官員都該好好地拜讀。西班牙便是納粹黨特別努力幹的地方，而同樣的手段正在施展到全世界。

界來了，一個美國人看看美國目前的情形，讀到納粹黨的文件，會知道這些文件披露有重大的意義。這些文件宣露了那些做着破壞工作的納粹機關的名字，牠們財政的來源，費用的總數，祕密巢穴怎樣組織，用什麼方法私運宣傳品，還有在這種祕密活動之下的德國商家、船公司、新聞記者、旅行社、外交團和領事團，究竟幹些什麼勾當。

納粹黨遠在一九三〇年已開始在西班牙活動了。因為當時希特拉還沒有得勢，牠們無法得到固定收入來做宣傳工作。開始的規模是很小的，祇在葡萄牙設立一個機關，牠活動的範圍是全部卑里里半島（Iberian Peninsula）可是到一九三三年牠的轉機便來了，納粹在德國勝利，而且里羅克斯（Lerrows）和羅伯斯（Gie Reles）也在西班牙勝利了。爲了要鞏固和希特拉間的友誼，羅伯斯曾出席了一九三三年納粹黨的努連堡（Nürnberg）會議。從那時起，納粹在西班牙的活躍便蒸蒸日上。不久，他們便在西班牙陸地上，在西屬摩洛哥，在巴利羣島（Baleares）加那利羣島（Canarias）設立五十個地方機關。這些納粹巢穴便變成了德國教會、學校、工界、婦女各團體的集中點，他們還和西國的同樣性質的團體密切地聯絡着。納粹黨的首領們都很小心地不讓自己顯出是國外的宣傳者；他們在德人商界中都有職位的，或是任商家的經理，或是管理着他們自己的事業；這些事業是特地爲了他們真實工作而創立起來的。一切宣傳的文件他們都放在文書儲藏間裏。

一九三六年春，當人民陣線顯着有再抬頭的可能時，納粹黨暗地裏進行着牠們的工作，發出命

令要一切通訊全用沒有頭銜的空白紙，討論一切納粹事項，全用商業上的名詞來代替。底下這一句話是不難明瞭的：「我們顧客的公開聚會須加以限制，這樣我們的勁敵不致洞悉我們的商業內情。」黨中一切官銜，在信上用到的，全都取銷了，名信片也在禁用之列。一切納粹巢穴都收到通告，稱他們是：「爲了會員們常得到德國國內文化、藝術、政治界發展的消息而組織的一個協會」的一支部。這是他們的故事，而他們必得常常這樣做。從此時起，大批通訊全講些什麼「顧客」呀，「我們新進貨色」呀，「我們競爭者的新製造法」呀一類的話。爲預備事變起見，全部「前線戰士」——納粹浪人——受到命令，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前報到，並須準備好一切以幫助他們的西班牙同志。

這些納粹機關受着各種在德國國內團體的幫助，其中有外交部、工黨、宣傳部、斐斯特協會、秘密警察局等。牠們全把錢送到西班牙去，而且牠們大多都有牠們自己的機關在西班牙工作。在那些被發見的文件，登記着一九三五年一年用掉在西國的錢，總數已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比斯達（Pesetas）。而商業同盟和船公司運送納粹黨人和納粹宣傳品所用掉的費用、小冊子、傳單、書本的印刷費，還有從救濟費和戰爭紀念金，以及捐給德國教會和學校的款子中挪出來的錢，德國教會與學校的捐款，其他款項，都還沒有登記在上面哩。這些款項如果加起來，要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比斯達。

這個經濟寬裕的機關怎樣地工作着呢？牠主要的機關是「海港服務所」(Harbor Service)

在秘密警察局管理之下，這個所謂「海港服務所」跟海和航船是絲毫沒有關係的；牠的大本營在

柏林，其他辦事處在巴黎、瑞士、沮利克、捷克、布格拉和比國白魯塞爾——一切內地城市中。那個名稱乃是密探工作的一個掩護。從「海港服務所」的報告上，我們便可以知道在國外的德人是怎樣地被束縛着，每一個人是在監視之下的——德籍的旅行者、德國水手和飛機師、德國教堂、德國新聞記者、德國商家、德國汽車協會等。假如一個德國人在外國對於納粹黨說了些誹謗的話，或者對德國的新政策稍稍表示些不滿時，那他立刻就得遭殃。西班牙的政治家、旅館、新聞記者也是在嚴密注意之下的，而猶太人和共濟會員（Freemason）尤其嚴密的注意。

雖則有這些密探術而有些反希特拉的德國人在西班牙和斯屈塞（Olig St. arze）的黑色陣線（大本營在布拉克）還是緊緊地連繫着。於是納粹的間諜便決定派一個人去加入那個反對黨裏面去；他們的那種做法，反法西黨人都很記得的。辦法是他們中的一個訂閱了斯屈塞所辦的報紙，買了他的書和小冊子，過了相當的時候，在西班牙的德國反法西黨人便接到了反布拉克來的通告，說有一個新的「同情者」他們應當去和他接觸，於是他們去找他，讓他加入他們裏面，這麼一來這整個團體便上了趨於滅亡的道路了。

這個間諜機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私運宣傳品到西班牙境內去。這是很容易做的，因為德國領事官們和外交官們是迫不得已要來合作的。——事實上，大半是不需要強迫而他們會合作的。運進來的不過是些小包裏，有的送到大使館，這樣便可以不必受檢查了。有的算做一個船長所載貨單

的一部份，那是從來不受檢查的。一隻船一到岸，一隻飛機一落地，這些小包便立即到了領事官或外交官的手上了。大使館和領事衙門是往往用做堆棧的。

納粹黨有五十個人在西班牙幹着印刷品和其他宣傳方法的工作。印刷品是牠們第一注意的，牠們對每一種報紙都歸據。牠們編輯人、老板、和經濟支持人的姓名，牠們的政治背景，和牠們對於納粹德國的態度全都登記起來。據稱有二十二家報紙「親德」一切主張帝制的，信仰天主教的，和反動的報紙全屬於此類。羅伯斯所辦的「Jub rations」可算得是德國的代言者。Aspiciens 週刊是「四萬個婦女組織的天主教團體的機關報，幹着激烈的反猶反共濟會員運動。」後來這個報被禁止了，可是「那輩年青的女士却立刻另外又辦了一份報，叫做「Healed」一切在西班牙的德國商人都得用牠們的廣告來幫助這一家報紙。遠在一九三二年一家納粹報紙代理人，對於葡萄牙的主要報紙，已說：「那個正式的政府機關報現已在我掌握之中。」

新聞檢查主任，爲德國 Wochenschau 報的一個通信員，這個職位他自己稱爲是「真相的煙幕彈。」他的工作是和一家西班牙新聞通訊社（Servio Prensa）聯合起來，教他們把他的文章和新聞消息在西班牙報紙上發表。一張西班牙報紙登一篇文章，祇要化五個或十個比斯達的稿費。（稿費是需要的，因爲可作煙幕彈。）可是所得的「小賬，」却至少有二百五十個比斯達，——這是他們付給那些小報紙的數目。這種財政上的交易都是在很小的掩護之下辦的；大使館和領事署用着

許多方法來付這種賬。還使人想起在歐戰前法國報紙受俄人賄賂的事。

這些妙計是越來越成功了。在一九三四年，有一百六十四篇宣傳論文發表在三十個報紙上；一九三五年便進步得多了，開始四個月裏已經八十六篇登在二十五個報紙上。當一九三五年九月裏納粹在努連堡會議時，竟有每月一百四十五篇的紀錄了。這些的費用是二二·四五〇比斯達。爲要使得報紙辦得好一點，全副力量都集中在廣告方面了。一切在西班牙的德國商行全都聯合起來，而猶太人和共濟會員全被排擠了出去。納粹黨人由德國的廣告公司把一切德國的廣告全放在右傾報紙上。這樣管理集中的維護方法所給予的打擊力量可想而知的。有時候西班牙報紙出版些德國特刊，以要求德商的津貼。

除了報紙以外，次要的是旅行演講，納粹的影片——大都是私下開映的——每週自德國來的西班牙播音，還有德國書的譯本。在一封報告着沒有一家西班牙書店不印戈培爾的從該撒至第三帝國一書。戈培爾要求巨大版稅，而西班牙的書店則問他要津貼，因爲「這明明是帶宣傳性質的。」而西班牙官設出版部認爲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西班牙出版部的後台老板是斐斯特協會，德國的旅行社，意卑里美洲協會和其他機關，斐斯特協會——這名字是對雅各賓社會哲學家惡毒的諷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裏面的人員都非納粹黨人，但却是各地納粹宣傳機器上一個重要的溝通機關。一九三五年由這個機關發出了五百

萬份共用六十四種語言寫的七十五種小冊子，及許多噸重的書籍，這是盧森堡的有力機關之一。

間諜網在西班牙的另一種工作乃是實業方面的偵察。担任這工作的機關將七百三十四個德國和西班牙商家都登記下來，牠們做些什麼事，雇用些什麼人，那機關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工作的目標有二：第一，要阻撓西班牙的工業發達，勿使德國工業品失掉牠原有的好市場。誰幫助西班牙工業發達，那他便是一個「德國背叛者」，就要受到嚴厲的對付。如果他是德國人，那他便要被召回國，按「罪」處分。第二，納粹要發見一切未開發的鐵礦、銅礦和別種礦，並且要獲得開發牠們的權利。弗朗哥的德國志願兵的活動，也祇是繼續進行這計劃的一階段而已。這些實業間諜且監視着西班牙的對外貿易，破壞對德國貿易稍有不利的行動。這很好玩吧，地球上有一百個這種納粹實業間諜。

納粹對西屬摩洛哥特別有興趣。他們在這個小區域裏設立了四國巢穴——從這裏牠們把反閃族、反法、反英的宣傳品輸送到法屬摩洛哥和東面一帶地方去。「猶太人正像害蟲吸食着綿羊一樣地吸着你們的血，而法國人乃是他們的保鏢。」從印度到埃及，一直到摩洛哥蘇斯(SUS)的邊疆，大沙漠的邊陲上，那兒一切都在激動之中。事情是已進展到怎樣的地步了，當絕望的亞刺伯人反對着猶太人和法國人，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德國人萬歲！」結果，反閃族，反法，反英的運動在亞刺伯地方產生了。亞地報紙因接受了納粹黨的錢，多麼盡責呀！他們表示對德國的如此親善，使得人人存得畏懼的心理。這樣的公開親德當然得歸功於德人的活動力。

這種外交戲法也並沒有受到什麼反對。比方，一九三五年一羣在得士安的德國人發出一個宣言反對法人在塔友爾 (Tanger) 的歧視行動。這宣言送到了柏林，而且駐巴黎的德國大使關於這事對法國外交部提出了抗議。但是這些文件顯出全部事情是在柏林製造出來的。甚至那宣言的原文也是由柏林的李本特洛甫送到非洲去的。

當西班牙叛變剛開始時，我們便發覺納粹黨已開始私運軍火到西班牙去了。這是借山芋船運進去的，做風車、望遠鏡、鋼鐵生意的公司，忽然做起山芋生意來了，這不覺得奇事嗎？隨時都有一張小紙條夾在信扎裏，「早熟山芋」和「鋼鐵貨品」有些兒攪不清了。事實是這樣的：西班牙法蘭吉 (Falange) 方面的手槍隊缺少着軍械來暴動。紀錄上登載着，單單一家納粹機關供給馬德里的一隊共四百九十二支手槍和槍彈，而且還有許多機關照樣地在工作着。米福槍的定貨單也有的。飛機推銷員出現于泰圖安，那兒是納粹亦是弗朗哥將軍的總機關。

從這時候起的文件，內中包含着許多關於納粹黨和西班牙法西斯黨之間互相勾搭的事件，在這些勾搭者中，有攻巴塞龍那失敗而被槍決的「我們的好友，哥第德 (Gued) 將軍」，有外國軍團團長阿斯粹 (Hillan Astray) 將軍，有軍部的一位高級將官，有反動的加泰隆 (Catalonia) 總督伊斯卡羅斯 (Escalós) 及其他許多人。還有許多表示得意的便條：「我們的情勢優佳」和「我們的願望快將實現了。」駐柏林的西班牙大使向納粹黨保證說：「關於山芋輸出的事」可以很順利地進行。

可是「一切進行得並不順利」；這樣小心地培植起來的反叛大半在西班牙失敗了。在這事情上納粹黨所扮的是怎樣的角色，從他們的自己的文件裏很清楚地暴露出來了。他們的目標，和他們怎樣想傳佈法西斯主義，怎樣想獲得軍用原料，在納粹出版部的一個一九三五年的備忘錄上面表示得很明白：「祇要看一看地圖，便明瞭了德國和法國開戰起來西班牙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了！」

日本間諜網密佈遠東

莫斯科真理報

日本在遠東之偵探，其特點乃爲機關林立以從事偵探工作。幾乎每一地方均有特務機關，以收集各國之情報。此種情報機關，形式雖各自獨立不相關涉，但事實上其活動皆由陸軍及海軍參謀本部偵探機關所指使。

此種偵探機關之活動現已深入各國。其主要努力在反對太平洋各國，及反對在太平洋有極大利益之各國。（英美）該地間諜工作，有按海軍偵探機關路線進行有按陸軍參謀本部路線進行者。反對中國及蘇聯之間諜工作，主要係由陸軍參謀本部之偵探機關操縱指使。

此種偵探網之最大分支如下——

在高麗者，厥爲高麗陸軍參謀部之偵探機關。

在滿洲者，厥爲關東軍參謀部之偵探機關。

在華北者，厥爲華北日軍參謀部之偵探機關。

上述各機關均行反對中國及蘇聯之偵探工作。屬其領導者，有各種特務機關；此種特別機關分佈中國各城市、滿洲及內蒙等處。特務機關均係由挑選之軍官組織，而以參謀本部軍官爲主。憲兵隊之偵探機關及蘇「滿」與高麗邊境邊防軍偵探機關，乃爲特務機關所領導。祕密偵探之特種網線。間諜、密探及實行恐怖之幹部，凡祕密派往蘇聯遠東境內，均係從白俄、滿韓之賣身投靠居民，以及專事走私及偵探之人物中選任之，潛入蘇聯境內之外國偵探，常受嚴格之訓練，而由純熟偵探術之長官指揮之。職是之故，各處設有特種祕密班次中，選之祕密偵探，均於該項班次中受過個別訓練，或受三五人之小組訓練。

蘇聯遠東之外國偵探，於工作中常用各種詭計及掩護方法。尙未越境以前，即領有偽造之蘇聯文件（如護照、工會證書、蘇聯機關證明書、出差證書等等）。蘇聯貨幣、服裝，以及紅軍服裝。各密探均按照上司之指令，於進行間諜工作之區域，表面裝作當地居民。且偵探於蘇聯境內之每一區域，估計其民族成分，並適當派遣高麗及中國籍或白俄之密探。

間諜研究軍隊駐防區域、飛機場、工業機關及鐵路狀態，同時以外表觀察之方法搜集其所需要之材料。循鐵路旅行，遊歷公共場所（車站、影戲院、戲院、飯店、酒店等處）。探聽其所關心之消息，交接其所需要之朋友，利用蘇聯公民個別之饒舌，此種公民由於工作之性質而得之消息，乃爲國家之祕密。

外國秘密偵探除用此種「原始」偵探工作形式外，特別注意將其部屬插入國防意義之機關中，甚至插入各機關，其目的乃在機關內建立間諜，密探及孟賊小組。因此蘇聯境內派有若干特別訓練之外國偵探，其任務在參入國家機關，各種企業及集體農場，以便自身合法。於是其努力潛入各種社會團體，青年團及共產黨，此種事實已成定律。該種密探取得信仰及研究當地情形後，乃探索反對蘇聯政府之分子，並經常挑選之以從事間諜，孟賊或密探工作……

現已查明，在遠東正建立兩種形態之間諜團體——

(一) 若干間諜係于平時謀取有國防意義之秘密文件，且經過秘密交通人員而轉遞於外國偵探機關。因此，凡能取得此種文件之間諜，常對其攝影描出副本。或從事組織盜竊文件。彼輩之收集秘密消息，係由經常考察外國偵探所關心之重大對象。

(二) 另一種形態之間諜團體之任務，不在平時開展積極之偵探工作，而保全其幹部，以準備戰前及戰時之積極工作。此種偵探團體平時按期履行之偵探計劃，均與重大失敗之冒險行動無關。屢次審理間諜案證明，常因人饒舌及墮落之故，而變成不自覺之敵人助手，蓋因輕信而又近視。反對間諜，孟賊及密探之鬥爭，不備為特種國家機關之事業，且亦為每一公民之神聖任務。

間諜橫行下的美國

T. M. Johnson

國際戰爭危機日迫，在美國活動的外國間諜，也日益活躍。一九三五年歐洲各國用在間諜工作上的金錢，計共美金五千萬。在亞洲方面只日本一國，就花了一千二百萬元。他們乘美國防備鬆弛，大施巧計，把美國各種新發明的軍器圖樣和軍備計劃，偷竊了去。

美國今日新軍器的精良，是他國所不及的。其新大砲和白砲射程之遠，前所未見。半自動式的來福槍，可使每個步兵成爲機關槍手。一種新機關砲每分鐘可發射烈性炸彈一百五十枚，而且發射時不會發生反衝作用。一種新式防毒面具，戴上時仍可自由說話。一種七人駕駛的坦克車，每小時可走六十餘英里，還有一種用化學品、煤油、和炸藥合成的流質，由飛機上投下，可使敵軍兵工廠燬於烈火。美國海陸軍部對於新軍備的試驗，極爲祕密，但外國間諜已經曉得了；外國政府也紛紛探詢。當馬丁與塞可斯基兩飛機廠製成一些比歐洲出品更好的新型飛船時，立刻便有五個國家的經紀人，想法要到廠內去參觀。外國軍火代表，常常也是後備軍官，隨時會把祕密消息向本國間諜機關報告。

美國人大都不相信國內有外國間諜，可是，幾個月前，當大輪船歐羅巴號由紐約啓程赴歐的時候，有個穿軍服的人，帶着一個手提琴箱，走上船去。偵探上前捉住他，在琴箱內，查獲許多地圖、飛機圖樣、祕密文件，和一個戰鬥機用的摺疊式機關槍圖樣。此人剛要把這些東西投與船上一個膳務員，轉交某黷武國。別國一定會把這間諜監禁起來；但美國處置間諜的法律很寬，結果只把他驅逐出境。

一九三五年二月間，美國特別警察在洛杉磯捉到一個退職水手，穿著海軍制服，假裝海軍軍官，

到各軍艦上去偷竊重要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都是將來海軍大操的祕密計劃及新發明航空設備的重要報告，這犯人有賣國的嫌疑經過一番調查，始知背後有一個大間諜，代某國刺探軍情。

間諜隨處都是，有一個外國人和一個美國後備軍官結識，這軍官是個化學專家，常常在政府機關工作，那外人願以美金二萬五千元為報酬，請他把美國陸軍防毒面具所用的化學藥品祕方偷來。但那軍官發見當局防衛嚴密，無從下手，他因為需款甚急，便請軍部一個屬員幫忙，事成許以一萬美金的報酬。那屬員向長官報告，結果那軍官僅受革職的處分。

還有一個美國人由華盛頓乘火車回家，身邊帶了一個皮篋，滿裝與國防有關的計劃和圖樣車上有兩個陌生人跑來和他盤談，下車後又緊跟着他走。後來，他發見辦公室的寫字檯被人撬開，又發見有人願以五百金為報酬，囑他僕役把祕密文件偷出。間諜常常向司關人買政府機關的廢紙。他們到美國專利局去搜尋文件，也常常帶重金去找美國發明家。當美國著名坦克車發明家克利士第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有一個說：『你還是把祕密圖樣出賣的好，不然我們便要用偷竊的方法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間，美國陸軍部為保守軍事祕密起見，會頒佈很嚴密的命令，洩漏祕密於外人者，須受二年徒刑；將祕密賣與外人者，須受二十年徒刑。此外，陸軍部又頒佈一道命令，外人須先取得陸軍部長的特許，始可參觀那些有關國防的公私機關。這也許可以禁止一些『著名的外國科學家』橫。直擅。不久以前，有一個『科學家』公明正大地到一間軍火製造廠去參觀，乘旁人不注意時，

拿起一個假裝鈕扣的小型照相機，將一座機器的樣式攝去。

一九三五年冬天，有個日本海軍軍官，穿着便服，到美國一艘新巡洋艦上去攝影，結果被當局發覺，監禁起來。爲了發生這個案件，美國海軍部才大起恐慌，制定各種防止間諜的辦法。現在美國政府已明令禁止任何人在全美二十四個海陸軍防區內，由地上或空中攝影或製圖了。

美國海軍又受一種間諜艦隊的威脅。海陸軍長官和國會的委員會，都這樣相信。他們有一個政府驗船師所製的圖樣爲證，這圖繪着一艘大漁船，有八千英里的航行力，船上裝着強度的探海燈及無線電機。這種漁船在美國太平洋沿岸共有二百五十艘，船上的魚倉及魚餌儲藏櫃構造精巧，隨時可以改爲水雷管及魚雷管，這種漁船大都由日本海軍預備軍官駕駛，在戰爭爆發的一小時內，便可以攻擊美國軍艦。這些海上間諜，無時不在追隨美國的艦隊。

近來美國已發明一種純金屬的單葉戰鬥機，新型的載客大飛機，可以改成轟炸機或「空中總司令部」。政府正來試驗一種速率極大的新飛船；此外又在試驗一種看不見的信號，利用紅外線，使敵人的無線電機接收不到。這些發明都像蜂蜜那樣地吸引着各國的間諜。

美國法律十分鬆弛，要防止間諜委實很難。美國的特別警察會說：「我們能撲滅綁匪，却無法撲滅間諜。」確非過甚其詞。美國今年（一九三六年）的海陸軍費是十萬萬元，可是國防計劃如果不能嚴守祕密，却會失掉其應有的效能。

四 日本間諜在中國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

方秋葦

間諜組織的特殊活動

說到日本間諜在華的活動，便使人想到荒尾精和樂善堂來。荒尾精是日本陸軍的中尉，他的對華侵略狂，把他造成一個間諜人材，他於明治十九年奉參謀本部委派，到中國担任諜報武官，荒尾到上海後，便同樂善堂主人岸田吟香合作，利用樂善堂作間諜的總機關，利用販賣眼藥爲名而深入內地。他們爲日本大陸政策的侵略路線，立下很大的功勳。當時許多無業的日本浪人，都被荒尾訓練成很有能力的間諜員，後來樂善堂解體，荒尾部下大多潛入東北活動，作侵略的先鋒。現在日本的間諜，雖不是繼承荒尾一支脈，但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及活動方向，大體上是依據樂善堂組織系統而來。

現在日本間諜，在中國各地是非常地活躍着，他們想征服中國，所以他們的活動，是無孔不入，好像水銀瀉地。現在日本在華間諜已由祕密進至公開的活動，其組織大致可分爲中央的和幹部的兩大類。直屬於中央的間諜組織，是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節制；直屬於幹部的間諜組織，是由關東軍特務

機關長和各地的特務機關長節制。中央的間諜，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直接派遣陸軍學校畢業生充任，完全是日人。幹部間諜的主要構成份子，包含有朝鮮人、台灣人、白俄人和漢奸，日本人却佔少數。

中央間諜，散佈中國各地，稱爲「駐劄密探」。他們在中國內地經營商業，或販賣「老篤眼藥」，或祕密行動，直接受東京的指揮和接濟，而與在華的特務機關聯絡，活動效率頗大。每人在某處工作了相當時間，即調往他處，或升任特務機關長，如是輾轉活動，所以每人對於中國之政治經濟及軍事情形，均能探悉無遺。其主要工作，則有下列諸端：（一）須記錄駐劄地軍隊之最近情形，如人數、軍備等，若有變動，必須注意隨時呈報東京總務部及各地之密探；（二）須熟悉駐劄地之交通情形。一切新建築電話電報之添置，皆須時時留意；（三）須詳查一切兵工廠及工業情形，尤宜注意其設備管理及出品；（四）須詳查當地之自然資源情形，銀行及商業，亦在調查之內；（五）須詳查當地民衆抗日組織內幕，及民衆抗日情緒之測驗；（六）須盡力結交當地領袖人物及官吏，藉以認識其品性。「駐劄密探」是祕密的，他們的活動偏重於情報方面，這與負有特殊任務的特務機關稍有不同。按日本在華的特務機關，是一種半公開的組織，機關長對外不活動，祇負責指揮幹部間諜工作。現在就我們所知道的特務機關與機關長的姓名列表如後：

地名

機關長姓名

機關員及副機關長姓名

隸屬軍部

北平

松井太一郎大佐

濱田信作少佐

華北駐屯軍

天津

茂川少佐

華北駐屯軍

天津

松岡少佐

偽「滿洲國」

天津

高橋精一少佐

關東軍部

上海

楠本大佐

小野少佐（日本青年學校）

關東軍部

通縣

細木繁中佐

遠山一郎、大川英一、田中英等

關東軍部

通縣

上野中佐

華北駐屯軍

濟南

石野車遠少佐

華北駐屯軍

青島

谷荻那華雄少佐

華北駐屯軍

鄭州

志賀修二大佐

山口勇男、田中教夫

華北駐屯軍

太原

河野中佐

市大大尉

華北駐屯軍

歸綏

羽山喜郎中佐

華北駐屯軍

張家口

大本少佐

華北駐屯軍

張北

桑島少佐

關東軍部

喜卜寺

田中隆吉中佐

關東軍部

多倫

植山少佐

關東軍部

額濟納

橫田大尉

關東軍部

平涼

井上大尉

關東軍部

青海

木村大尉

關東軍部

【附註】鄭州特務機關因被中國當局發現其陰謀，已解散；平涼特務機關因受西安事變影響，已無形解散，井上行跡未明。

在這些特務機關之上的，尚有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從前爲土肥原擔任，後又改任松室孝良少將，現又有變動之說。）這個特務機關長是由參謀本部直接委派，他的權力很大，最重要的，就是一切機密的處理，他有全權的責任，故而土肥原與松室孝良在任職期中，常與關東軍及華北駐屯軍的參謀長發生衝突，便是這多頭政治發生矛盾的緣故。

白俄間諜網

在幹部間諜中，有朝鮮人、台灣人、白俄人、漢奸和少數日人、朝鮮人、台灣人、漢奸充當間諜所擔任的職務，都是日人認爲不重要的職務；祇有白俄纔是幹部間諜構成的主要者，因爲白俄人充當間諜有以下幾種優勝的條件：（一）容易避免中國官廳的注意；（二）白俄人長期流浪中國，對於中國的情形熟悉；（三）又能刻苦，不畏犧牲。並且他們經過軍事訓練，有充分的軍事知識。因這種種的條件，一些白俄人便作了對華侵略者的獵狗。他們不惜取得最少的金錢，而作最大的冒險。

現在偽滿的間諜組織，大多是白俄人主持，以哈爾濱爲中心，已有很大的成就。在中國內地活躍的白俄間諜，以天津爲中心，他們的間諜網日益擴大，直接受日本特務機關的節制，并擔任各種恐怖的行動，其重要的活動地帶，有下列諸地：

一 西安 白俄人古得拉延哥（前任奉天空軍教官）便是日本間諜的主腦，工作人員有施司達可夫及坦柏爾格兩人。他們與鄭州太原的特務機關聯絡，活動方向不明。

二 張家口 白俄人波羅先可是個極重要的份子，他在張家口擔任日本與蒙古新疆間的聯繫。他與蒙古王公相識，無論何人，祇要有他的簽字，便可自由入蒙。他不僅是日本的間諜，并且他同白俄人加勞新同是在大連的謝米諾夫的密員，他們在張家口的任務，在勸告蒙古王公聘請謝米諾夫做教官，以建立蒙軍，反對蘇聯。據聞綏東戰爭發生時，加勞新會率領日俄軍一隊軍事密探，在綏蒙境內進行搗亂工作，平綏鐵路的炸毀，便是他們的功勞。

三 北平 從前在北平擔任日本間諜的白俄人，是謝米諾夫部下佛利得蘭里，現已由司比施尼夫代行，有白俄間諜多人，歸其指揮，與河北省某保安司令，有密切的關係。此外尚有葡萄牙人哥山羅（日本特務機關外事問題情報員）亦彼此密切聯絡；據聞現在派有白俄間諜三人赴新疆擔任軍事偵察。

四 天津 受日人津貼出版的俄文亞洲復興報發行人巴司都興，是日軍部的重要間諜。

橋路三號之巴弗洛維契，便是日本特務機關俄國偵察部的主持人。他們有若干白俄部下，在天津組織法西斯黨，進行秘密工作。此外尚有重要的間諜，如阿西波夫、密茨哈洛夫、維施尼斯基、多夫曼、司羅加、昨夫、司羅加、昨瓦、波托巴、乙夫、加拉密雪夫、鳥特可夫、託克馬可夫、特布奴可夫等等，皆供職日本特務機關及憲兵隊。這些傢伙，自認是侵略者的獵狗，他們公開活動於河北省內，以天津為中心，進行種種陰謀，他們把仇日的學生當作敵人，並且慘殺罷工的工人，他們的殘酷和專橫，超越了日本的軍人。

五 青島

在此處的白俄人，如永羅格拉多夫、見古列維契、巴弗洛夫、司特班洛夫等，均與日本特務機關勾結，他們不是純粹的間諜，祇是以出賣消息為職業的。

六 上海

日本的白俄間諜，在上海潛伏者最多，白俄法西斯黨主腦柏爾明羅夫便是主持人，他如哈爾濱派來的恐怖團人員，如盧可夫、坦拉乙夫、結基刺夫等，均頗重要。此外，如加明斯基、克利華、契哥、克利司、巴弗洛夫、耶維丁斯基、莫拉夫司基、古奧、蔡運尼克、哥列司尼可夫、渡羅可夫、加蒂施尼可夫、哥羅密茨、貝克（即克奴格）、克往洛利、斯基、司羅波夫、往奴西寧等等，則是日本支薪的上海密探。今年東京又派來白俄間諜華度滋夫、岳獨諾夫九人，担任重要職務，由日青年學校小野主持訓練。這些間諜概歸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楠本大佐領導。

以上所述，便是日本在華白俄間諜網的大略。這些間諜的活動方面，與刺探消息的情形，雖沒有人知道，然其主要任務，則不外以偏重軍事方面為多。據聞白俄間諜在中國活動的成績，是很可觀的。

女間諜與漢奸的活動

在中國活動的日本女間諜，用了勾引的手段，採取中國軍政外交的祕密，獲得最大成功的，要算是美貌少女川島芳子了；川島自己曾經誇耀，說她同北洋軍閥有密切的關係，許多外交官的祕密被她盜取，她有一個時間以北平東安街北京飯店做她的活動中心。爲九·一八事變造成了很大的功勛。她同土肥原勾結，綁架過傀儡溥儀。她對於日本間諜活動上，遂成從來所未有的成績。現在她還健在，隨時奔走於天津、大連、長春、東京之間，享受她奢侈的生活，不作間諜的活動了。

同川島芳子有着同等重要的日本女間諜，要算溥儀胞妹鍾若蘭了。據說她姓鍾，是因爲她一度嫁過姓鍾的。她有美貌動人的色相，她風流浪漫，擅長交際，并願受各種刺激，由於這種條件，她便作了偽滿的間諜，在關內活動了三年。她在北平，與重要的軍政要人來往，她偵察翼察政委會的祕密，利用她擅於勾搭的手腕，曾經獲得許多重要的文件。她的行跡祕密，於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被平市當局發覺，會下令通緝，她竟能逍遙於網羅之外，潛入南京，施其間諜的故技。她在南京住了兩個月，結果在下關被公安局偵緝隊捕獲。據報紙所載，鍾若蘭被捕後，窮詰之下，發現重大事件之外洩者，業有多起。後來已被如何處置，則不得而知。

這事件發生後，南京當局會密令緝獲若干女間諜。據聞廣東、福建兩省有許多女間諜的活動。在廣州、沙面和長堤一帶的酒店裏，曾經有東京派來的女間諜甚多，潛伏這裡活動。她們和軍隊中一些

青年軍官及政府機關職員有親切的關係。她們向這些青年軍官賣弄色相，先用友情的安慰，後來一個個勾搭上了。有的時候，她們還借錢給這些軍官們，因為後來各軍官間鬧着爭風喫醋的事，引起了廣州市警察當局的注意，乃下令嚴防。

至於中國人作了漢奸，供日人驅使充當間諜，或出賣情報的，那就更多了。這些漢奸都是寡廉鮮恥的中國人。他們同日本人發生關係，可以領取津貼，日人則訓練他們以偵探術、間諜術、天空通信法、化裝術、照相術、無線電使用法等，以爲其將來奔走之用。

漢奸經過了訓練充當間諜的，結果却往往失敗。因為這些漢奸，大多是無知識之輩，往往到一個場合活動，由於技術的劣拙，化裝的離奇，言語的支吾，常被當地警憲捕獲。有的甚至供出他們的機關來，如前年一月四日鄭州「文化研究所」的破獲，便是一例。

日本在鄭州間諜機關的破獲，是根據漢奸趙龍田的供詞，雖是許多重要文件已被毀，但一鱗半爪的文件，中仍可發現其重要祕密，有下列五項：（一）策劃河南省黃河以北各縣獨立，利用×××爲自治區；（二）勾結土匪民團，供給械彈，使之暴動；（三）編印反動口號，造謠煽惑民衆；（四）搜集中國軍事祕密文件地圖等，實行間諜工作；（五）組織特殊無線電班，以妨礙或竊收中國電訊。

由以上五點，可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深謀遠慮，又可知日本在華間諜活動之重大。假如中國不利用反間諜制度來阻制這些間諜的活動，防範漢奸的行動，將來敵人利用這些間諜來征服中國，

就會發生有力作用。

日本在華的偵探

中國導報

「星光同盟」、「血盟團」、「青年亞細亞」、「黑龍會」——此皆日本反動秘密團體之稱號。其中最有勢力者，厥爲「黑龍會」。此乃日本法西斯蒂偵探團體。其領袖之一，乃前任首相廣田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及大多數日本外交家均爲該會會員。

「黑龍會」會員（爲數達數千名）散佈全世界，化裝爲商人、電影公司代表、教師、學者、大學生、小販、攝影師、乞丐、托鉢僧、農民等。於暹羅、阿富汗、法國、英國、敘利亞及伊拉克均可到處遇之。彼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正式及化裝之間諜密切勾結而活動。

現將日本「黑龍會」及其他秘密團體特派員之恐怖行動舉列如下：

著名之日本偵探機關長及「黑龍會」會員土肥原，於侵佔滿洲以後，曾助滿清後裔溥儀逃出天津，溥儀於此以前，於天津酒巴間酣舞嗜酒，隨後溥儀被封爲「天子」，並被置於滿洲傀儡國皇位。不久以後，熱河即出現土肥原所組織之危害社會安全之大隊匪股。爲恢復熱河之「秩序與安全」日本軍隊即行進攻。

此種匪股立使日人奪取山海關並沿中國長城造成所謂「非武裝地帶」。

日人於接連奪取中國省區所用之間諜及恐怖活動中，常用各種盜匪，即所謂「浪人」。由此種盜匪之幫助，日本於中國每一小市之偵探機關即組織暴動與擾亂。此種盜匪之幫助，日人乃從事消滅「不穩分子」——抗日戰士、忠實海關人員、商人及工業家。因此種分子皆有礙日本之走私活動。一月一日肅欽王之第十女兒出現於北平。日本軍人均知肅欽王之女「川島芳子」之名。在侵佔滿洲以前，川島芳子曾統率股匪搗亂滿蒙邊境。一九三二年川島芳子曾與中國政府之大官結婚，並將各種重要軍事文件供給日本軍部。

後即離婚而以「肅欽王第十女兒」之資格出現於北平，事實上乃爲日本陸軍少將多田之義女，日與「黑龍會」有密切之勾結者也。

蒙古德王亦係日本計劃中之同樣工具，彼於一九三六年終曾率領日本軍官所指揮之滿蒙軍侵犯綏遠。

此種被收買之中國政客，官僚與軍閥，日人稱之爲「借刀殺人」。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香港工商日報傳出消息——

「七月十七日傍晚，河南龍山之捷音村（譯音）村長會捕獲一男一女，此二人係於街頭捕獲，其隨身帶有滿儲毒藥之噴射器。彼等當法庭承認，係受日本偵探機關派遣佈毒於食糧及食水中，以造成人民中之驚慌。」

從罪犯供詞中證明，有日本特派員數十名於四川、湖北及湖南等省執行同樣之計劃。

此種特派員，因執行其下賤與血腥事業，按月領取規定的薪金及論功取賞。例如，毒殺小孩一人，即賞三元之數。

日本偵探機關之活動不僅以北方爲限。日本暗探及間諜數百名遍佈中國南部各省。

一九三六年秋季，曾調「浪人」數百名至福建，以造成該省之農民騷亂，由是而準備「自治運動」。此種股匪之一，命名「閩南自治軍」，另一股則稱「青年志願軍」。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日本偵探機關於廈門召集漢奸會議，討論以後華南工作方法。福建各大城市均設有中日「文化懇親會」，按照日本偵探機關之計劃，實行暗探與間諜之工作。中國南部經常到處有日本工程師考察團遊歷，考察及「研究」礦山、鐵路、電台及商埠等。此種遊歷之出發根據地爲台灣。沿海岸均有日本攝影師、繪圖師及測量師等從事活動。

日本在華北的間諜工作

N · 郭洛文

日本人究竟用了什麼手段，能够迅速地侵佔華北無疑地，間諜，被收買者，與那過去軍閥時代老已早見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好細，在這裏邊演了巨大的角色，特別是過去十年間就在中國設置了稠密的特殊代理網的日本的軍事政治間諜機關「特務機關」。

「特務部」是一般熟知的在滿洲扮演過的那些角色，在滿洲人家叫他們做「軍事機關」。我們記得滿洲事件那一年，「間諜機關」的主幹，日本重要的靈感家之一，在中國的探險家陸軍大佐，現在的土肥原將軍，就在他的崗位上，時而去瀋陽，時而到哈爾濱，指導「大變革」。奪取滿洲之後，一九三三年，土肥原爲着那種職務的履行便去北平，那兒在他直接指導下之繁殖了抓取整個華北的稠密的日本間諜網。

日本在華北的軍事、政治的偵探基礎，被土肥原弄得愈加鞏固起來了，給他的後繼者、生徒、頂頂大名的和知大佐發展起來了。「這個人」——六月間，一個中國的新聞記者寫着——是華北日本陸軍參謀部的第二首腦，他負責指導祕密的所謂的「特務部」的工作。他跟那全世界都還記得，曾經有一個時期排演過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腦髓」，尤其是實行把溥儀「綁」到瀋陽去，把他變成一個有名無實的偽國首腦，而此刻的心上却少了這類的「傑作」的「特務」領袖土肥原一樣。

蘆溝橋事變的前兩月，在一切日本軍閥祕密的和公開的代理人之間，特別顯得格外的活躍。據中國報紙上載：五月初和知大佐在天津召開了一個華北「間諜機關」的指導者及其支部的大會。這之後，過了兩星期的時光，日本軍事工作者和代理又在上海開了一個大會。這些會議引起中國報紙巨大的注意。五六月間，報紙上閃耀着特別的標題的論文和新聞記事：「日本的代理人爲什麼活動了？」「那麼多的日本軍部的人員在上海幹什麼？」

無疑的，在這些大會上，對於日本採取挑戰的那一新階段（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開始）的最後的預備方策已經商討好了。因為這個關係，在中國的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有趣的論文，裏面引用了「間諜機關」的領袖們在天津會議上通過的幾個決定。

這篇論文中引用的材料，指示出在天津會議上已經決定取銷太原正式的「間諜機關」而用廣汎的由於當地居民所組織的違法的 *Resistance* 來代替牠，除此，還要創設特務「附屬小機關」的連環圈，在毗連着山西省的察哈爾、綏遠、河北、河南各部份。顯然，日本偵探巨頭認為在冀察區以外有基礎……他們可以同那些反動勢力相勾結，藉此，間諜機關正好到地下室去活動。

在天津會議所製訂的大綱的第二部裏邊，附註着：「變更」山西的特務工作，引進基本的場合中，詳細地闡明認為目前勢形尖銳化的偵探的日本新的進程：

（一）特務須儘可能地繼續強化已保證着有迅速而有效的侵入中心的可能性的山西邊疆縣份的工作；對於在極其軟弱狀態中的親日份子的行動實施刺戟。

（二）必須徵集大批居住在華北其他各省的山西小商人；適當的預備之後，他們必須回到各人的故鄉去實行偵探工作。

（三）必須擴大徵集不得志的政客、軍人，尤其要特別留心利用被退職的文官和被貶黜的武官，因為他們都是被當局凌辱的人，會提出自己現成的材料來利用的。

(四) 在已服從訓練的僧侶之間，須注意強化徵集，分派有效的工作。

(五) 在中國複雜的各種「政治的投機份子」與各種黨派的人員之間，必須強化徵集，留心幫助他們活動，因為這些人都有着他們自己有訓練的根底，可能把惡意傳進那摧毀着中國國民的聯繫的中國智識份子層中去的。

不用詳細地列舉日本軍閥這種有效的綱領下的要點，因為他專有的犬儒主義的特徵由這些片段已表現得够多了。特別注意這五點，就不難推想到在「政治的投機份子」之下，和知大佐已理會着那第一流的中國的託洛斯基份子，真是「有良心地」在替日本帝國主義勞動。

爲着要把日本在華北的「特務」的特徵說得周詳一點，還得補充一下：日本人廣汎地實行設置着許多各種各樣的從事於有效的偵探工作的正式機關，舉例來說，一般所熟知的庸報的偵探角色，就有一個專門的「採訪部」；這一部的主幹是張申之，據中國報紙的斷定，他每月得日本人七千元的津貼。這一類的角色成就了一個名爲「遠東協會」的機關，專司中國官署的祕密暗號的獲得的活動，同天津公安局長私人有嚴密的勾結。對於這假如再補充一下：在中國正存在着日本廣大配置有他自己的保護兵、警察勢力，與無線電信局等等的領事網的話，那末，這一幅用祕密的偵探的觸鬚，抓取全國的全圖是很明顯的啊。

不僅上述的日本偵探和武官的會議預告了日本軍閥有決心的步驟，還有許多起始於一九三

七年春天的事實，也可以證明日本軍隊已準備好了對中國新的公開的進攻。

在這個關係中，五月初旬，指揮關東軍的植田將軍在熱河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旅行，據中國報紙上說，他還去過察北，植田將軍去調解了在察哈爾的兩個日本走狗德王跟李守信之間的和睦，教他們準備目前的進攻，那時候報紙上發表了一個關於從熱河到察北作爲未來日本進攻的預先準備好的根據地的各種軍備全部運輸的消息。還有一個消息，說是爲了這個任務的減輕，由日本人來建築一條從熱河的承德到察北的多倫的小軌鐵道，六月間，報紙上又載着一個消息：察北的運輸由一個駐紮滿洲的日本人的混成旅團管理。爲着集中必須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來進攻華中，在滿洲還有一個地方和其他的軍隊的移動。

計算到一切未來同中國衝突的細小事情的日本人，從一九三七年春天起，就從平津區域實行猛力的汲取對於他們有着潛勢力的威脅的大批苦力和一切勞動大眾。自一九三七年春天起，到五月廿一日爲止，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個苦力被運出華北，給日本人用來做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各角落的軍事建設。

這一切日本軍閥在他七月的進攻之前所完成的準備，此刻是很難罄數的。無疑的，這種準備，經過一切的溝通，被日本在華北普遍的優勢弄在非常之輕便了。二十九軍自身必然遭受日本軍隊的當頭棒，而實實在在地落進那些不僅用自己祕密的代理人，而且還用直到最後一霎時還接近着他

（指廿九軍）的正式參謀來監督他的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對中國的新的進攻確實早就準備好了，這是無可懷疑的。打算用一個猛力的短期的打擊，用少數的軍隊，在最短時期內佔領整個華北（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在事實完成之前，責難中國政府與全世界的準備現在已經見用了。數多年來日本軍隊與間諜「有組織的嘗試」給了日本的將軍們一個相信自己的勢力的根據，但是，他們沒有顧慮到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滿洲事件時的那個中國一樣了；在日本搶奪滿洲時期中，以驚惶與可恥的逃走爲「自榮」的中國領袖，現在正計劃着無論流血恐怖與賄賂均不能破壞的全民抗戰了。這精密地掘發着有備的日本人的陰謀，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創造嚴重的威脅。

赤色外蒙潛行記

布利秋

我計劃怎樣到外蒙去是前年（一九三五）夏天的事。據說自九·一八後，日本人絕對不能入境。但是會有幾個日本人聽說白俄敗將在哈爾哈內地的草原埋有金塊，他們就扮作獵人，深入那裏，結果都被外蒙兵捕獲，但後來却全部生還，這件事實使我堅信可以去的，當我在滿洲里作入境的準備工作時，幸而遇到一個以前熟識的俄國人，我決計憑他在蘇聯領事館中求些便利，我在法國時曾學過些繪畫，因此我告訴他：我是個畫家，現在生活困難，只有靠外蒙沙漠的寫生來謀生。他很同情我，

很快去代向一個領事館的青年書記斡旋，但是書記不能保證。後來，我拉了那書記和領事三人同遊，也許是爲感情所動，入國許可證雖沒有，他却答應了寫張承認我是畫家的個人證明書。

從滿洲里到札賚諾爾是坐火車的，那是六月中，下了車，找輛中國破馬車向南前進。

到了達賚湖後向西前進，沿途遇着蒙古人所作的路標「鄂博」這是用石和泥堆起來，上面種了樹的，波狀的丘陵蒙着青草，小路曲折得像鱧魚，慢慢的走着，看見前面聚集着七八個蒙古包，這是罕楚哈。想在這裏換馬車，但一個馬夫都沒有。「包」中蒙古人男女四五十聚到馬車的四圍來。原來蒙古人爲了放羊要隨着水草，所以人口時有增減，這裏是大家族，每「包」住有三對以上的夫婦和他們的兒女，所以人口很多。

天晚下來，又見兩個「包」想借宿一宵。於是馬夫在大聲招呼：「請把狗拴上！」因爲如果不把十幾隻猛狗拴住，就不能接近那包了。草原的夕陽落得特別妙，蒙古人把狗聚攏來，已是天黑了。夜裏沒有燈，他們是太陽落山就寢，黎明起來。蒙古人所有的羊有時達七八百頭，羊是非常重要的，把牠們集在中心，外邊聚集一圈牛馬，外圍再聚着猛狗，布下三重的圓陣。夏天的草原，白晝酷熱而夜裏急速轉冷。不知道洗澡爲何事的蒙古女人取出乾的牛馬糞在包外燒着，圍着火燒烤一隻小羊給我們充飢。他們是新巴爾虎人，是不拜喇嘛佛的喇嘛教叛徒。我們在糞火邊睡下，他們却把毛皮鋪在草上，看着星睡，靠星來辨認草原道路的蒙古人，這睡法真有神祕感呢。

北方大陸天亮也特別快，吃過了牛奶作的團子，送些謝禮，告別而行。日中到達薩別里欽部落。中國馬夫把馬車借給我，他回去了，現在由一個康健的蒙古青年趕車，走得稍快。沿途有「鄂博」，羊羣騎馬的蒙古女人。溯克魯倫河而上，在無山的草原上看到三座的山，據說是博克多的佛山。遙見幾十個騎馬的，是朝山去的，蒙古人見山而思佛，相信越高越得天神佑護，過了第三夜，蒙古馬夫不肯再前去了，只得以偽國幣五十圓買了一匹馬，一人獨行。

過了第五夜，到了一處，各處支着帳篷，這是「滿洲國」國境警察派出所，那邊是外蒙國境了。警察說：那邊的梅里根敖拉廟就是暫定的國界了。外蒙兵有時在西方小山上出現。從那裏向西是一步也不能過去的。那夜就在這裏住下。次日騎馬向南方，向似乎是國界的地方逸路而進。那天一個人影也沒見。在草原上睡了一夜。天亮了，突然兩騎馬趕來，他們正是外蒙兵。他們的強悍態度使我恐怖，也不問什麼，隨即把我帶着西行，前後各一個外蒙兵，把我夾在中間，也不知往何處去。經五六小時，到了克魯倫河邊。這裏的天然道路是由砂土和自然的煤屑埔成的，堅固得可以走汽車。不久來到河邊一排岩壁的地方，山上支着七八個帳篷。上山時，二三十人歡呼而來，裏面有兩個俄國人，他們是指揮這些蒙古兵的班長。他們看了我的文件，說這是領事館員個人所寫，沒有用處；也許還是假的。我只知此地是克魯倫河沿岸，後來才知是沙喇舒巴台。次日他們把我的眼蒙上，用馬送往後方。大約是向西沿克魯倫河行走。晚上停的地方有二三十個蒙古包，在這裏，給我吃了些牛奶團子和茶。這裏有四五個

俄國人，四五十蒙古人。知道這是克魯倫即烏爾津；據說夏天有路可通赤塔，冬天結冰後還可走汽車。住了一夜，再蒙上眼，和行李同裝一貨車，顛了一天。把眼放開時，吃了一驚。這裏有煉瓦造的大房子，有電燈，這是車臣汗部的首府。在此拘留了四天，我苦求轉送庫倫，經允許了，次日搭乘赴庫倫貨車而行。這裏離國境四百公里，大庫倫則有七百公里，從這裏坐汽車十幾小時可到庫倫。在車臣汗蒙古包是固定在一地的，有的地方也有瓦房和像兵營的東西，聽說有飛機場，但沒看見，要開車時又用黑布把眼蒙上，不知走的什麼路，但覺車走得快時，急激搖動，也聽到水聲，似乎是在修理中的有水溜的天然道路。

這時的汽車夫是俄國人，我的眼雖蒙了，嘴却能說話，和他攀談。途中吃了兩回飯，他都把我眼睛放開。午飯時看見右手的門外，大概是克魯倫河，有丘陵，岸邊有重重斷崖；左方是草原，有些砂礫，但是不見沙漠；北方似乎是西伯利亞的連山，古人說蒙古沒有樹木是不對的，近西伯利亞有很多密林。向西行更近大庫倫，道路經過人工修理，貨車也能開足馬力了，這些道路似乎是新的支線。

庫倫有大的煉瓦建築，電燈通明。這裏的拘留所比車臣汗的區署大七八倍，但也大同小異。拘留的第四天提出去密問。官吏一半是俄國人，在言語上很討便宜。俄國人因為找不出證據，在我的肚帶裏取出一件重要的東西，以爲是證據了，及至展開細看，忽然哈哈大笑，原來那是一張德川時代的春宮。結果，我被當作色情狂的傻畫家而釋放了。

等三四天押送車臣汗出境，就暫時拿拘留所當旅館住下，我要求描寫庫倫風景，却不許可，照相固然絕對禁止，繪畫也不行的。但是有輛空貨車，就利用它看看庫倫的市街，舊市有蒙古人的固定蒙古包的街市和中國式的街市，很不清潔，往往有中國人，但是俄國人却一個也不看見，新市街與舊市街間稍有距離，那裏道路是新式的，有近代都市風，有瓦斯和水道，在市街區域大概有二千戶，這是前年的話，現在也許住宅更增加了；人口看樣子大約有六七千。

再乘貨車回車臣汗，因為是傻畫家，不再蒙眼睛了。庫倫南方見有一座高山，那叫汗山，高約五、二百尺，是外蒙喇嘛教的大靈山，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因為宗教是鴉片，喇嘛也被禁止了。途中駱駝隊滿載糧食，饒有畫意。路上新立的電桿如林，道路也有改修新設的。也遇到幾處煙肉集合的村落，產業計畫也可以從各個村落看取其輪廓。各處鄉村的蒙古婦女上身穿着蒙古衣服，裙子却是俄國式，這可說是外蒙的新式樣，頭髮剪成俄國式的女子也常常看到。互相敬禮也有用握手的，這些在蒙古禮儀上都在急激的轉變，蒙古人雖不是農業的民族，現在各處也看到集體農場了。

歸途和去時的道程不同，是向南方走的。有幾個蒙古包在燒着，據說那是爲了殺滅鼠疫菌。蒙古人一發現鼠疫，馬上就將衣服用具和「包」一起燒掉，他們的怕懼鼠疫較文明人尤甚。車上所見喇嘛廟的廢墟極多，外蒙著名的拜廟，現在也成爲禁例之一。一路上天空常見飛機，處處有無線電柱。有時走着很好的重建過的道路，這樣地到了車臣汗，由此循原境回到「國」境。回顧外蒙所見的，

草原的蒙古是已在蘇聯指導之下，向近代文化邁進了。

【作者爲日本間諜，本文發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日本改造雜誌上。】

日本松室少將的祕密情報

密勒氏評論報

走私問題

帝國貨物之向華走私，爲帝國對華之斷然手段，其用意在促進華北特殊政治體系之成立，而隸屬於帝國權力之下。屆時軍政經諸般問題，均可依帝國之意志而實踐的解決。

原料與市場 帝國工業之生產量逐漸膨大，近年向世界的市場進出，因而招歐美列國之嫉視，紛紛於本土及領屬上高築起關稅壁壘，極力抵制我帝國商品之推銷，帝國雖亦求報復主義，對方之商品圖謀抵制，奈此項出入品均爲帝國必須原料品，本國從無以自產而代替，於是痛感原料之缺乏與市場之狹小，并痛感原料與市場之獲得，非經相當之艱辛奮鬥不可。而此地域之獲得，又非與帝國苦幹勢力打成一片，連成一氣，亦難以確保，故於一九三一年發動九·一八滿洲事變而佔據之。依帝國大陸政策之滿蒙主義，佔據滿洲之後，必再繼續圖蒙，因蒙古在軍事上爲極重要之地區，勢在必爭，帝國已不斷的努力矣。惟蒙古爲一片原野，其資源尙須長期之調查與開發，實屬緩不濟急，市場因蒙人生活落後，短期間之希望，亦微乎其微，加之日本對蒙工作人材，現在初在訓練，而原野生

活又適合日本普通人之活動，他方則蘇俄之注力監視，亦增帝國慎重之戒心。故除以種種掩護手段，用實力威脅操縱王公等方式外，不願作任何刺激敵國神經之佔領。

消費市場主體人口——冀魯晉察綏陝豫約計一億，爲滿洲三倍，消費能力當然在三倍以上。
生產原料——華北爲全華原料中心地，物產爲豐富之煤、鐵、小麥、棉花與石油。

政治問題 根據帝國前次發動的自決自治運動之失敗，與冀東獨立之收穫，帝國惟有撫情順勢，積極採用走私辦法，作有力逼切之「威脅」。其功用可輸入帝國大量商品，救濟生產過剩之恐慌，侵襲英美列國在華北之市場，促成全華北物價之低落，即可抵制歐美國貨品，又可博得民衆之歡心，增進其消費力與購買力。培養帝國先鋒隊之浪人深入華北內地作特殊之活動，吸收各地親日份子。因爲帝國消滅華北實力派之羽翼，鞭策華北，使其官民對帝國懷普通的恐懼心，並以走私賄誘手段作當地官吏性格之試金石。

對關稅之收入 因走私愈多，中國之關稅愈受損失，故可用此走私政策，強迫中國對我訂優惠之關稅待遇；觀現在中國當局情形，已有就範之可能。

中國官民

實力派之聰明——帝國可以欣愉者，乃中國官吏普遍的懼於恐日病，而不敢稍行違抗帝國也。現在全華北約十分之七，不能精誠團結，聯合應付，大都採自保主義維護自身之存在。倘遇當年之張

作霖氏之說打就打，不管任何外交和國際，馬占山氏明知勢力懸殊而竟硬幹與強幹，則我帝國爲免「相當損失」亦非慎重行事不可，而不能威迫太甚也。

中國實力派大部採取人個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的觀念，眞能愛國爲民者爲數極少，大都爲顧己而不顧人之輩，其實力維持現狀，鎮壓反動，尙感不足，遑論抗日；故此後帝國對華工作，應以擊破大的對象，維護小的對象，以分散其實力之集中。

以華北民衆論，其意志均屬奸猾而薄弱，易於利誘與威脅，民衆間缺乏團體組織與訓練，完全爲散沙狀態。

浪人活動

帝國之威武皇軍威力，已印入中國官民之腦海，故我帝國軍民之在華北活動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動，中國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國官署抗議，因此浪人之活動非常有力，愈益顯示中國官府之無能，增加民衆對官府之怨恨與失望。滿洲全部，在帝國之統治下，浪人活動已不需要，但華北則不然，浪人活動之自由，較在滿爲順利，因此內地浪人與在滿浪人大多均趨向華北，其於帝國之功勞，殊難漠視。

共產軍與共產黨

共產軍之主力，現雖返還陝北，然有襲入察綏向滿洲聯蘇抗日之危虞，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

種紅軍，實力雄厚，戰鬥力偉大，其苦幹精神，爲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浸澈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僅有小的農工階級，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轉戰數萬里，倍歷艱辛。共產黨物質上雖感受非常壓迫，但精神反極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獲得相當之物質，實力又行加強，彼等善能利用時勢，抓着華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實力，不容忽視。

以共產軍之實質言，實爲皇軍之大敵。世界各國軍旅，無不需要大批薪餉，大批物質之分配與補充；共產軍則不然，彼等能以簡單的生活，竄敗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用共產政策，游擊戰術，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獲得被壓迫者的同情，實施大團結共幹硬幹的精神，再接再勵的努力，較在滿的紅軍尤爲精銳。此等軍隊，適應窮乏地方及時零時整之耐久游擊，耐久行軍戰術，則其適於將來不能速戰速決，物質缺乏之大戰，極爲顯著。故皇軍實利於守而不利於攻。

找口實

帝國如欲對華發動口實，隨意可得。故現在中國之官民，誠惶誠恐對日不敢犯主義，殊極可笑。

對華工作

帝國對華工作，此後應採取華人治華主義，其方式一爲「滿洲國」絕不用軍力佔據，自我煩惱，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實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獨立之政權，第一階段，必須確保華北及西北，其意（一）華北各地民衆，無組織多奸滑性，抗日力量較少。（二）西北（指綏蒙言）多爲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軍

之懷柔與統治。(三)華北西北據「滿洲國」之外圍，可作相當之緩衝，在軍事上有重要之意義。(一)使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對日觀念，紛紛映演，則收復失地之企望，逐漸消沉。(二)斷絕中蘇之聯絡，切斷共同抗日之戰線。(三)斷絕非常時任何實力之侵向東北。(四)華北西北確保後，則華東華南可逐步完成威脅而服之，逐漸使中國政府消滅，而各個獨立小政權，則均受制於帝國。故帝國對華工作頗有極大之希望，純採不戰而勝之方式。我帝國今後對華工作方法，決宜隨時促進下列數點實現：

- (一) 以威力脅迫並壓服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
- (二) 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損失。
- (三) 嚴苛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實力派之精誠團結，自立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
- (四) 嚴防中國當局之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
- (五) 務宜防馮系實力（指宋韓）與閻張及陝北紅軍之總聯合而抗日。
- (六) 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實力份子，與以實力之援助，使之鎮壓抗日份子。

日本在華特務工作報告書 真理報

松室少將於關東軍司令部所召集之駐華日本軍事偵探會議中提出之祕密報告，現已成爲舉

世皆知之一新文件。該會於一九三六年九月間舉行於長春，曾有東京總參謀部之代表多人出席，爲正確估計此一文件之意義起見，必須說明其著作者爲何人。

松室少將乃日本有經驗之偵探，其生平大半從事於遠東各國內之「特務工作」。彼服務總參謀部第二科多年，自然已成「深知華事及蒙事」之專家，有如「日本泰晤士報」所贊許者。

松室於一九三六年長期「閱歷」蒙古及中國以後，即受命爲關東軍司令部「特務機關長」（乃駐華之日本主要偵探機關）係繼著名之土肥原而任該職，此種情形乃證明松室於日本對外政策中所起作用之大。

松室少將之報告書係專論華事者也。松室之言曰：「吾人爲取得原料而掠奪領土，應與我帝國密切聯絡，此事至爲顯然。一九三一年奉天事件後佔領滿洲，係由此而起者也。倘我國之滿蒙政策有意義，則其在奪取第一領土（滿洲）後，應再奪取第二領土（蒙古），第二領土之作戰意義，使吾人不斷於該方面從事活動。」

「我國先鋒隊——深入華北之偵探隊——之遣出，吾人乃爲各種親日分子於各地帶從事活動。吾人將因此而逐漸取得統制華北一切軍事當局之權。吾人之從事走私及賄買者，乃爲試驗當地官僚也……」

日本偵探之明目張胆殊堪注意。其絕無掩蔽（報告書之發表固出松室意料之外）寫出日人

用以準備重新從事侵略之各種方法。

從松室報告書之一部分，已顯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前之任務在奪取內蒙及華北。松室於報告書之開端，即極力申述此等中國領土作爲最大原料來源及銷售市場之意義。

松室對於華北之日本密探及情報員佈置情形予以極大注意。此地應指明其功勞，其指明各節均與實況相符，其言曰：「我國人民於華北從事特種活動者，鮮爲人所追究，中國官府對於我國密探之非法行爲亦鮮抗議，日本各領事館幾乎從未接得中國當局此種煩言。我國密探之活動會起極大之作用……自滿洲屬吾人統制以來，吾人於該處即已停止積極活動。然於華北因事態不同，該處從事活動之密探較之向在滿洲尤爲勇敢而非法。此種密探由滿洲闖入華北已得相當結果……」。

由松室報告書第二部分證明，係根據華北現在已成之局面而出發者也，其深知直接奪取華北及內蒙（除日人已統制之區域外），將遭遇極嚴重之困難，日本貪而無厭之侵略，將引起全民抗日運動，有經驗之偵探不能不估計能使日本全盤計劃推翻之可畏因素。

因此松室提出一新計劃，即以日本偵探作奪取華北之事先準備。其主張用新式侵略方法，即用日本命官充塞中國該部之一切機關。

松室毫無羞澀地說：「如果日本需要重新侵略中國之口實，則此種口實之發現至爲容易，中國當局努力避免任何侮辱日本之異常鄭重態度，此實爲特別可笑。」

然其本人則推翻日人所酷愛之此種掠奪方法。於該報告書中標題爲「吾人在華之任務」之特別一章中，松室極詳細解釋日本侵略中國之政治新路線之內容，該章有言：「吾人在中國之任務，應以中國名義，統治爲原則，此原則之基礎，即放棄以武力重新奪取中國領土，蓋武力掠奪惟能引起吾人之新麻煩。最正確之道路，厥爲任用有勢力之中國人爲各種自治與獨立國家之主腦。此於第一階段使吾人於華北及西北得到保障……西北曠野之蒙古官僚易受吾人影響與統制。構成『滿洲國』外圍之華北及西北，將成一緩衝地帶，有極大之軍事意義。」

「此種地帶之造成：第一，即無異向中國接二連三提出領土要求。此事須於中國收復失地之志願未完全打消以前施行。結果，華北及西北將受吾人統制，吾人又可於華中、華東及華南行之。此乃使中國完全聽命於我，且逐漸以破壞其國民政府，其時可於全中國造成若干受日本統制之獨立國家。此種計劃在中國成功機會甚多，此種計劃可名爲不戰而勝。」

松室以下述實際結論結束該章，謂：「吾人現時應利用吾人活動中之各種新方法以達到下列各項目的：（一）贊助及統制各地當局，並援助其鎮壓抗日分子。（二）妨礙統一運動，國防計劃，抗日陣線等實現，並妨礙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所代表之各派之聯合。」

由吾人所引各節，證明松室少將之計劃各種新成分均與田中奏議有異。

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能不顧及吾人所述近來中國政局上之若干重大變化。此種新局面使日人

不得不求適應，而探索使其奴役中國之計劃易於實現之各種侵略的新形式。

松室奏書乃一奴役中國人民之狡獪計劃，有極大之政治意義。此一新證據乃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之強暴野心。同時此文件又係日本侵略者內部薄弱之證據。在四萬萬中國人民反抗力增長之前，日本掠奪者不敢專用「鐵血政策」(田中奏書語)。其須採取新策略——從事分解政府機關，破壞民族統一，削弱反抗奴役之意志。

然日本密探雖積極活動，中國反抗力量愈見增加而鞏固。且松室本人對軍事會議作報告時，且含愁承認中國強大民族力量存在，不得不予以重視。

松室之報告書之所以代替田中奏書者，係因遠東條件已起變化之故。此文件予人以瞭解日本新策略之鎖鑰。同時，其責令吾人鄭重注意日本對華政策新路線之今後發展也。

鄭州特務機關案的文證

上海新聞報

鄭州專員公署五日在通商巷九號日本務特機關抄出重要文件，譯本原文如下：

甲 巧妙操縱僑津鮮人，使深入河南販賣普通商品，或各種毒品，令心腹之朝鮮人或日本人給與便利，或借給資本旅費或通融商品，而不可使其知背後另有本機關之力量，一方面宣傳此種行為在河南甚有利益，使中國當局遷移注意力量，不再重視本機關，倘有不正當之逮捕，即要求引渡，並

提出飛機護送犯人之交涉，一方面再提出他項要求，並投若干費用，收買中國當局，航空實行後，即以本機關爲飛行公司之代理店。

乙

鄭州中國官廳之監視壓迫極爲嚴重，簡直無法施展，前曾報及，故諜報調查等事，必須使用華人。自互武官之連絡員被斃以後，華人之生命亦甚感危險，故其待遇不可與天津作同日語也。鮑觀澄所推薦之張慕渠赴任時，曾帶其同來，被公安局員嚇令出鄭，不得已派往開封，其後又歸天津，擬令張及鮑之祕書長鄭某（河南人，曾任哈爾濱市府祕書長）在鄭組織小報館，先以小規模試辦二三月，以觀後效，開辦資約五百元，每月補助二百元，即可舉辦，特請考慮准行。鄭州機關諜報費雖月有三百元，但所用之華人，皆非固定（雜役不能並論），而當地情勢，既如前述，該項款額，對於管轄內土匪民團之連絡，及諸般之調查等等之費用，實無較裕，亦請諒察代爲設法。

丙

（洩露機密之件）本機關曾寄領館，商妥對外用文化研究所名義，甚爲祕密，今日駐鄭中國研究員增田大尉，與第一區專員公署張祕書晤談，張謂：「關於文化研究所事前曾奉命至領事館詢究，據該館警察署長平山勇稱，該所實爲駐津日軍所派來鄭之特務機關。」該大尉即將此旨告知本機關，據各種之情況上，曾疑領事館警務方面洩露機密。今得此報，可證實矣。再者平山勇希望轉任（尤望派往烟台），日前已偕家族行李由鄭歸國矣。以上情況，當即通知駐鄭領事佐木高義矣。中國方面雖已知本機關爲軍事機關，然目下無要求退出之意。唯曾對增田云：「在原則上商埠地只

歡迎商人之居留，不能容許軍事政治機關之存在也。

丁 中日關係極呈險象，自蔣以下皆呼日本爲「敵」，抗日風潮日益激烈。華中方面，爲防華

北日本勢力之侵略，以黃河爲防日之障壁，舉凡軍事、政治、貿易、商業皆布列防陣，決心不使日本越雷池一步。河南爲第一線，黃河爲前線，而以隴海線掩護之。另有津浦平漢二幹線及多數公路航空路，與後方連絡，鄭州爲平漢隴海之交點，可稱重要地，因係商埠，在表面上無拒日人居留之理由。但中國方面常聲言：「商埠雖准商人居留，但不容許軍界政客之居住及活動，」名爲保護，密偵跟隨，探察舉動一刻不離。領事對於中國之一切舉動，抱不問主義，只嘆謂：「背後無實力之外交等於零。」隴海路局不購廉價之日貨，開封商會宣傳日本砂糖含有毒品，對於購買之華人，逮捕威脅，無所不用其極，陸鄰云乎哉，實際只是想盡方法，驅除日人而已。國交調整，前途茫茫，縱令將來有何等結果，亦不過一時避戰計耳。若無特別大變動，兩國之握手，根本夢想不到也。如斯相持數年，終有一日決裂。鄭州機關之開設，目的亦實在此。孫子之用間篇有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鄭州機關，實爲探查敵情，排除萬難而設於此重地者也。個人之苦難迫害，甘之如飴，負重任不能探知敵情，殊有失開設之本旨，且有違犧牲之決心也。然而鄭州機關之實在狀況，究如何耶？

戊 (營救趙龍田之電報底稿) 慰慈兄鑒：龍田在鄭被拘，請速電商韓運動爲荷，再請即派

那人來研究。(令張赴開封向商運動。)按慰慈姓張名焯，現住天津法界三十七號路十二號省政府

駐津辦事處職務爲河北省政府祕書。

己 每月一回去天津連絡添增，公出旅費百元。一、聯絡公安局長、商會長、憲兵隊長、縣長等人，宴會或送禮物，月需機密費二百元，希照增加。（內容附以概算並說明。）一、要請松室機關代爲發送電報。一、漢口、北平、青島、濟南及其他各地希軍司令部傳諜。一、經常費之支出，希向經理室說明。（房租、電燈、電話、新聞、雜誌、衛生費、車錢、文具、稅捐、燃料、水。）一、雇用夜警一名。一、民團操縱時之經費槍彈火藥補給之件。一時常前往各機關以謀連絡。（太原、北平、漢口、濟南。）一、電報費。一、情報連調查書類希配給。

庚 （受領證）銀元五十元也，備考，交吳百諾作爲機密地崗入手之報酬，昭和十一年九月六日，山口勇男、右欸已交，特此證明，昭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志賀秀二。

辛 （我的烏托邦）……此爲山口之日記，昭和十一年九月十日，鄭州文化研究所志賀先生不在中，有二事集中，一爲文化研究所之家屋買賣問題，一爲命吳某策動河南省北部黃河以北之獨立，去年更令田中君赴平，攜帶機祕書類。（下略。）文化研究所與趙禹門（名龍田）之關係，九月四日付趙龍田一百五十元，充古河沿岸隴海沿線之派出調查費，九月二十七日付趙禹門一百五十元，爲天津來回及攜眷去西安赴任旅費，十月一日付趙禹門二百元，內分駐西安密探，十月份津貼及經費一百元，初創費一百元，十一月十九日付趙禹門一百元……十一月份津貼經費，以上係由（諜

報費及經費收支計算書）中摘出十一月十八日西安特派員來所……西安特派員趙午後七時半來所接頭關於通信嚴保祕密方法，電予指示。十一月十九日西安特派員通信辦法……爲謀西安間之確實通信，規定左記數項注意：（一）信要編發信號數，（二）頁數之表示，（三）此外特殊通信方法，更予以指導。以西安爲中心之軍隊調查整理，趙之調查書類更加以校正補添調查費，交付趙百元，派趙出發……令趙乘二十日午前四點半北上車去新鄉一帶，日期規定爲三四日，調查下列各事：

（一）鄉新方面之要塞偵查，（二）四十軍及其他軍隊之調查，（三）詳細用口頭重爲說明。十一月二十四日商定西安特派員之通信方法，西安所寄之信，受信人寫用福源商店的店員宮寶成名義，（此事會與福源商妥，且宮已歸津）通信文氣作商情話，以增加祕密，確保及防止遺漏之效率。趙歸西安，令趙乘二十五日午前三點半車西去，中途在洛陽下車，調查機關長命令之各項要目，抵西安後，即用郵信報告，此外並指示日後在西安應須調查項目，對於各調查，更須特別努力，照機關長意旨，詳爲傳告。十二月五日西安通信，趙歸西安後，無來信用福源商店員宮名義，詢問安否以上各項，由（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日誌）中摘出。二十六年正月二日晚十時頃，派赴西安之特派員趙禹門歸來，渠到西安後，被偵緝隊逮捕，約經二十日遇西安事變，幸被釋放歸來，即予零用十元。以上由志賀之日記中摘出。鄭州機關第八號函，中國駐屯軍參謀長西安特派員遭難之件，西安特派員趙禹門於十一月底被西安偵緝隊捕獲，夫婦同被監禁，後因事變被釋逃出，亂地歸返鄭州。（以上因原文模糊只譯大意）。

五 未來的假想

向自注 未來在帝都活動的某國間諜王 上野三郎

大天與會中將總管官瀧田下問日本史料中知悉一
到前陣與可怕得的陰謀

一九三五年秋，一個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的日子，一輛汽車從東京出發到箱根，在密植松樹的東海道疾駛着。車中並肩坐着兩位服裝瀟灑似的紳士外交官。內中一人，身胖面孔赭色，戴着眼鏡，是個中年外國人，另一個是清秀的日本青年。汽車開到將近茅竹崎時，存留着殘雪的富士山峯在靜麗的秋空中浮了出來。戴眼鏡的紳士用着極自然的調子說道：「呀呀，富士山看見了，日本的風景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美麗的。」但是青年就接着打破適才的緊張，問：「但是，參事官，你說有話吩咐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這被稱為參事官的紳士，臉上忽然緊張起來，朝着青年一望，立刻又用着照例的極和平的調子說：「不，等我們到了那裏，再詳細地告訴你吧！其實沒有什麼重大的事。哈……」一邊說一邊放聲大笑。青年便似石頭般地靜默着，不再問什麼。那時，參事官腦中正盤旋着前幾天夜裏所開的祕密會議，關於今後計劃中程序，正在急於展開。

數日前某夜——東京某區被叢林包圍着的某國大使館的室中，自大使以下，參事官、情報部長、陸海軍武官、總領事、書記官與首腦部集合着談話，直到更深夜靜，還在繼續他們的重要祕密會議。那天，大使會往外務省，訪問首腦部，訊問日本政府的誠意。「日本爲了東洋的和平，作東洋諸邦的盟主，向自主外交方針邁進。確保『滿洲國』的獨立，爲帝國重大的任務，拒絕任何人的干涉。」外相的聲明，打入了該大使的耳鼓以爲如此會引起戰爭，於是某國就着慌了。以爲除了國境上加緊動員外，另一方面，重視蒐集日本國內諸情勢，一旦戰端開始，日本出以如何的對策？軍隊的調動？國內的資源？國民的思想衝動……「都得澈底地研究。那麼，怎樣可以得到諜報呢？這是今日的議題。參事官阿列羅夫是一個久於外交的，久經鍛鍊的人物。他說：「祇要雇用二十個通外國語的日本人，先組織情報班，使這二十個情報班會員縱橫地去活動，從日本人手裏去蒐集日本國內的情報。」大使聽了他的巧謀，說：「但是，阿列羅夫君，這二十個人在白天裏出入大使館，不妨事麼？一時雇用二十個日本人，會不會引起日本當局的注意，而暴露了這個計劃？況且最近日本官憲由于國內思想問題，正注意着我們大使館員的行動。」「是呀！我早已想到了，可是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第一我們雇用二十個日本人，不說明和大使館有關係，說是一個日本人雇用的事務員。所謂一個日本人，就是在大使館內做通譯的江之井爲事實上的班長。」「江之井已經知道了沒有呢？相當重大的任務……」在深夜連續的談話中，阿列羅夫擔任了情報班組織的工作。

「江之井君，你明白了沒有？報酬打算送二千圓，會員運動費和實際運動費當盡量的供給你。請你一定要答應的。」箱根的紅葉，似火燒般燃地遍山都是。戴晴鏡的參事官阿列羅夫與美青年通譯江之井，假散步的名義自宮之下的某旅館內出來，爲避開游人的眼目，他們向那雜草、幽徑、人跡罕至小鳥頻啼的曲道內走進去。阿列羅夫說話雖則很平靜，但是他的臉上起了緊張的神色。他目不轉瞬地注視着對方的表情。答應或不答應，假使他不允諾，那麼重大陰謀都暴露了，他對手的生命，也祇得犧牲了。阿列羅夫插在褸子口袋中的右手，拿着一件東西。這時的美青年江之井，正站在生死關頭上。他勉強隱藏了他的苦悶，裝着平靜的樣子，變更了話題說：「報酬都拿來了嗎？」「拿來了，這是準備金。」拿出二千圓的紙幣來。江之井一遲疑，但是太慢了，阿列羅夫說：「人物的收羅，請你擔任。先從農村方面，宗教方面，關於資源尤其是燃料先着手，從不使人注意的方面開始，慢慢地進行，你願意嗎？」「……………」「不願意？」阿列羅夫的眉梢一動。「好的。」江之井的蒼白的臉上，才露出了承諾的態度。「謝謝你，請你安心就是了。」插在褸子口袋內的阿列羅夫的右手，立刻緊緊地握住了江之井的手。「我方纔說的話請你記着，江之井，會員切不可直接由大使館出入。」阿列羅夫再繼續說道：「人員最多二十個人，這也要慢慢地增加的，每項調查費大約一百圓左右。但是必要的時候，千萬圓都可以。全部的責任，請你負擔了。你選擇會員時每一個都不可失策。」

至其人生真如做夢一般。江之井生在九州の久留米郷，在本郷中學畢業後就到哈爾濱去，在那邊的外國語學校畢業後就做某大使館的通譯，而遇到了這樣一個惡夢。在阿列羅夫無言的威脅之下，不能不依照他的命令去辦事。他有二個朋友，一個叫足村富雄，是他的同鄉兼同窗，另一個也是通譯，叫國田達夫。國田生長在東京，當他在某外國語學校求學時，因有思想運動的嫌疑，由人担保，退了學。他有一個親戚，名叫川原茂廣，早大文科出身，爲武官通譯。江之井因國田的關係，與川原也相當的熟識。有一天晚上，足村、國田、川原三個人應江之井之招，在某處聚合。以自暴自棄的江之井爲中心，集合者都是因了思想問題的關係爲世人所不容的悲劇人員。他們，因了這個集會，事實上成了祕密情報班的首腦部。情報班組織幾天後，一天午後，江之井跑入素來熟識的參事官室內，面上浮着很得意微笑。「參事官！一件得意的東西弄到手了。請看這譯文。」阿列羅夫把它展開一看，立刻就將外人特有的表情露了出來，說：「呀！這確實是一件得意的東西！你怎麼到手的呢？」對方起先硬要一萬圓，後來被我減去了二千圓。」「噯！好！我們快些去同大使商量。江之井君，這實在是你的大功勳的預兆。」難怪阿列羅夫參事官要這樣的狂歡，原來是暴露日本○○的○○的怪文書。被日本官憲嚴重取締的文書，他却很容易地到了手，難怪阿列羅夫看了要伸舌了。「我友人的友人是一位右翼思想運動者，從他那裏很容易着手調查各方面的事情。」江之井已變成一個氣派十足的間諜了。以後各方面

的諜報，由足村、國田、川原彙集到阿列羅夫的手中。他們除了月薪外，每一篇約四五萬字的詳細的報告送奉二百圓以上報酬。

戰爭小說家

那時上野帝國圖書館的特別閱覽室內，有五六個妙齡的女郎，身穿花衣，腰束紅帶，借了明治三十七八年間的報紙在抄錄，每天閉館的時候一到，就有一個年約廿三四穿洋服的女人，收集她們的筆錄。奇怪的是所摘的東西大多關於日俄戰爭時的記事。「關口小姐，爲什麼儘抄些關於舊戰爭的記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一個叫奈良子的小姑娘，側轉了頭向着叫關口子的一個女子問。「哦，這却不知道，不過做這樣抄錄的工作，每天有一圓五十錢到手，在我是幸運的事。」關口子回答。穿洋裝的婦人聽了，一邊笑一邊說道：「叫我們做這工作的人，是一位小說家，因爲他現在預備從事寫作關於日俄戰爭時的長篇小說，所以要蒐集這種材料。」女郎們都互相注視着，各人臉上都表示「原來如此」「這才懂了」的神氣，那穿洋裝的婦人很愉快地，哈哈……地笑起來了。這女人就是江之井的妻子，她叫川崎八重子（二十四歲），是銀座赤坂咖啡店的女招待，不知道怎麼和美貌的江之井相識了，就在麻布森元町實行同居。江之井以前參加思想運動時，已得到了種種的經驗，所以這次的工作，雖在愛妻面前也沒有洩漏一點風聲。這種工作，由腦筋簡單的人來擔任最爲適宜，江之井就利用了八重子來擔任了這抄錄監督。在八重子以爲換一種新工作也是件樂事，所謂小說資料的搜集當然

是江之井的巧妙的欺瞞，其實這是受了某國大使的囑托的情報工作。某國假使與日本開戰，日本用什麼方法來處置，怎樣運用軍隊？國內發生怎樣的衝動？國民的思想怎樣？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假使檢討過去日俄戰爭時的情形，必能窺知端宜；所以雇用了幾個抄錄員一字不遺地抄錄與戰爭有關的記事；這是大使的委托，江之井以爲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立刻幹好的，與參事官商量後，到職業介紹所雇用了一班女抄錄員，命自己的妻子做監督。這件事，表面上看來非常平凡，還似帶點滑稽性，絕無危險性，其實這是含有非常重要的性質的。從這上面來擴大并強化情報班，是最好的機會；這是某國大使館首腦部的聰敏的手腕。

親日外人

以美貌與妙喉著名的樂壇明星杉原英子小姐，最近和某國人沙姆遜做伴侶，這是誰都知道的。沙姆遜在幾年前就來日本，被稱爲親日外人的一位紳士。他並沒有什麼職業，專喜往各處旅行。他出發旅行之前，時常到外務部和鐵道部去，說：「我很想把貴國美麗的風光介紹到外國去，可否請幫助一下。」因爲他這樣申請，當局也就很願意地幫助他。並沒有什麼特別音樂趣味的沙姆遜，怎麼會有機會與英子相識的？所謂伴侶的關係，到了什麼程度，果然不知道；有一件最真實的事情是：英子的親伯父是軍人出身的有名實業家杉原昭道，他是日本著名的某重工業會社的首腦，在與軍部默契之

並，他利用發北海首領有重工業內各種資源，設立一大工廠。英子對於這方面雖則沒有什麼趣味和

面駛進了札幌站月台，二等客車裏下來了一個外國人。戴着一頂深覆於額的茶色呢帽，高襯着大衣的厚領，左手提了一只手篋。這人就是到北海道南庫頁旅行了將近一月，才還來的沙姆遜。他一出了車站，就到大光明飯店，吃了一些簡單的東西，就跑進自己的房間裏，把門下了鍵，拒絕一切訪問者，埋頭寫東西，是詳細的數字，詳細的部分圖，還附記了自己的意見。這是極周到的資源調查報告書，送呈給某國大使情報班的這種事情，當初誰也不知道，沙姆遜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大膽的行動，會招來自己的危機。他在這一個月的旅行中，常常發出奇異的密電，嗅覺靈敏的日本警察注意到了，他的行動就開始被監視。敏捷的沙姆遜也感覺到有人注意他，於是立刻離開旅館，但是太遲了。當他走出大門時，果然有兩個穿便服一個穿制服的人在等待着，很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們願意陪伴你同行。」

美人的夢

事情立刻到了東京，樂壇明星杉原英十因有間諜嫌疑，也被檢舉了。才知道沙姆遜的計謀陷害了的英子，現出了蒼白的臉色，可憐地哭訴說：「與沙姆遜是有關係的，但是決沒有戀愛以上的事情。我並不知道他是做這樣重大的事情的人。」沙姆遜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表示他那瀟灑的態度，無論

不是一個行踪秘密的人，實是日本的官憲神經衰弱。」他終的情報員之一，他在日本的生活費與旅行費完全由某國大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拂曉，正在霏霏地下着大雪。在這寂靜的空氣裏，忽然發生了一件未曾有的帝都騷擾事件——在麴町區永田町一帶，滿布了叛亂軍的哨戒，形勢非常嚴重。「誰——好走吧！」一個男子走過了哨兵線。接着又有二個人走過來，拿出叛亂將校○○大尉名片上寫着的通行證。這樣的怪人物儘在那裏出沒。他們忽然到報館裏去探聽軍隊的行動，有時他們在兒町的交易所內出現，蒐集了情報去，便不見這些人了。那時一切報告消息的機關都被停止了，外面的消息似墜入五里霧中，所以他們的行動，因此也許不受人們的注意，可是他們太敏捷也太大膽了。江之井、足村、國田、川原等某國大使館情報班首腦部，自己出馬，利用這混亂的情形，採取這次叛亂的真相。他們的行動，最先注意到的，是東京警備司令部與警視廳。于是着手探索，到底他們的真相被暴露了。警視廳當局與內務省警保局小貫事務官聯合，一方面爲預防某國大使館提出抗議所以與外務省也連絡好，纔開始檢舉的手續。三月三日的深夜，數十名武裝警官隊，躍進了江之井的住宅。八重子嚇得魂飛天外，這時江之井方纔睡下，「果然來了！」一邊說一邊跳了起來，從被底下把手槍拿了出來。可是沒有開槍已被捉住了。那天晚上，足村、國田、川原三人也同時在自己住宅被捕。但是他們無論怎樣的詢問，始終說不知道。直到正確的證據搜出後，用了恩威並施的方法，纔把真相供出。